

美國 2004 年選舉

UNITED STATES



前言	- 2 -
美國的政黨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 3 -
約翰·畢比 (John F. Bibby)	- 3 -
總統人選提名和美國的民主制度 (Presidential Nomination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 15 -
斯蒂芬·韋恩 (Stephen J. Wayne)	- 15 -
美國選舉程序 (U.S. Election Procedures)	- 25 -
邁克爾·特勞戈特 (Michael W. Traugott)	- 25 -
2004 年大選時間表 (總統預選選舉、預選會議及全國提名代表大會日期)	- 32 -
與托馬斯·曼談 2004 年競選 (Interview with Thomas Mann on Campaign 2004)	- 35 -
保羅·馬拉默德 (Paul Malamud)	- 35 -
國會選舉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 44 -
約翰·奧爾德裏奇 (John H. Aldrich)	- 44 -
民意調查、輿論和 2004 年選舉 (The Polls, the Pundits and the Elections of 2004)	- 52 -
約翰·佐格比 (John Zogby)	- 52 -
競選資金問題現狀 (The State of Campaign Finance)	- 60 -
約瑟夫·坎托 (Joseph E. Cantor)	- 60 -
美國總統肖像及任期 1789 年至今	- 67 -
(布希總統肖像來源： AP/WWP ；其他總統肖像來源：美國制版印刷局)	- 81 -
選舉詞彙	- 81 -
文獻目錄及網址 (BIBLIOGRAPHY AND WEB SITES)	- 85 -

前言

《2004 年美國選舉》旨在向不熟悉美國選舉制度和傳統的讀者簡要介紹一下美國的選舉程序。我們邀請了七位主要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專家，向可能有不同選舉經歷的世界各地的讀者們有重點地解釋一下美國今年的選舉。



華盛頓白宮
(制版印刷局提供)

約翰·畢比(John F. Bibby)首先回顧了政黨在美國政體中的作用。1789 年的《合眾國憲法》(U. S. Constitution)沒有關於政黨的規定。但是，政黨自十九世紀初誕生後，已經演變成美國民主體制的最基本特徵之一。一些人認為，美國政府之所以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 100 多年來一直由兩大政黨主導。

接下來，斯蒂芬·韋恩(Stephen J. Wayne)對總統競選的漫長過程——特別是提名程式——做了詳細解釋。與政黨的情形相同，《合眾國憲法》也沒有對美國政體中的幾個重要環節——政黨提名大會和預選選舉——做出規定；這些特徵是從美國共和制初期逐漸發展形成的。邁克爾·特勞戈特(Michael W. Traugott)隨後詳細描述了選舉機構如何確保選舉公正，並且討論了選民登記手續、計票和選票設計。

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著名政治研究員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最集中地介紹了今年即將舉行的選舉。這次採訪是在 2004 年 1 月第一場總統提名預選開始幾個月前進行的。他主要指出了在大選戰幕拉開以後值得關注的各個方面。約翰·奧爾德裏奇(John H. Aldrich)則在他的文章裏提醒人們，2004 年不僅舉行總統選舉，而且也舉行眾議院所有 435 個席位和參議院 100 個席位中的三分之一席位的選舉。另外，美國全國各地還將有州長、市長和州議會議員的選舉。使選舉更吸引人的一個因素是，按照美國的體制，有可能出現一個政黨贏得白宮，另一個政黨掌控國會參議院或眾議院，或

同時掌控兩院的情形。與議會制國家不同的是，美國的總統和國會選舉是相互獨立進行的。

最後，我們討論了現代選舉中的兩個重要因素：民意調查和競選財務法。民意調查人約翰·佐格比(John Zogby)指出，民意調查可以有助於候選人確定選民關心的問題；但如果利用民意調查預測選舉結果，則可能誤用或誤解民調資訊。約瑟夫·坎托(Joseph E. Cantor)對規範美國選舉捐款和開支的複雜法律做了扼要的解釋——僅在 2000 年，用於總統選舉的經費就達 6.07 億美元。對政治競選加以規範涉及人們所認為的美國兩個核心價值觀念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是受到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另一方面是要確保所有候選人都有公平和公開的競爭環境。

正如這群組文章的幾位作者所指出的，美國選舉制度幾個世紀來的突出特徵始終是它的基本穩定性，而且這種穩定也能夠適應現代化和變革的需要。我們希望，隨著 2004 年選舉的展開，這份出版物將能輔助說明世界各地讀者了解今年競選活動的歷史背景和獨特之處。

美國的政黨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約翰·畢比

(John F. Bibby)



從左至右，從上至下：

1856年，支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弗裏蒙特(John Fremont)及其競選夥伴德雷頓(William Drayton)的海報。1868年，支援民主黨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西摩(Horatio Seymour)和布萊爾(Frank Blair)的海報。在1868年大選中，共和黨為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及其競選夥伴科爾法克斯(Schuyler Colfax)助選的海報。為總統候選人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譜寫的《共和黨兩步曲》樂譜的封面。1864年前後，宣傳民主黨候選人麥克萊倫(George McClellan)及其競選夥伴彭德爾頓(George Pendleton)的

1787 年，締造美國共和制的《合眾國憲法》起草人，並沒有設想政黨在政府事務中的角色。實際上，他們力求通過種種憲法設定——如分權、制衡、聯邦制以及由選舉團間接選舉總統——使這個新的共和體制免受政治黨派的影響。

儘管這是開國元勳的初衷，但是美國仍然在 1800 年成為第一個群組建全國性政黨的國家，而且通過選舉使行政權在政黨之間轉換。

政黨的興起和影響

與政黨發展密切相關的因素，是十九世紀初取消了把財產所有權作為選舉人資格的要求後帶來的選舉權的擴大。選民人數的大大增加，要求產生一種將他們動員起來的手段。各種政黨群組織由此應運而生。因此，美國的政黨伴隨著民主的發展而興起，到了 1830 年代，它們已經在政治舞臺上穩固地確立了自己的角色。

今天，共和黨和民主黨存在於政治程式的各方各面。大約 60% 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是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即便是那些自稱無黨派的人士，通常也有黨派傾向，並對政黨表現出高度忠誠。例如，在從 1980 年到 1996 年的五次總統選舉中，75% “傾向”於共和黨或民主黨的無黨派人士，投票支援他們所傾向的政黨的總統候選人。2000 年，在“傾向”共和黨的無黨派人士中，有 79% 投票支援共和黨候選人喬治·W·布希 (George W. Bush)；在傾向民主黨的無黨派人士中，有 72% 投票支援民主黨候選人阿爾·戈爾 (Al Gore)。

黨派影響也擴展到政府中。總統、國會、州長和州議會現在都由兩大政黨主導。自 1852 年以來的每一位總統，或是共和黨人，或是民主黨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時期內，兩大政黨在總統大選中囊括平均 94.8% 的選票。在 2002 年的國會選舉和地方選舉結束後，聯邦參議院的 100 名參議員中只有一名無黨派人士，在聯邦眾議院的 435 名眾議員中也只有兩名無黨派人士。在美國所有 50

競選海報。在 1860 年大選中，共和黨宣傳林肯 (Abraham Lincoln) 及其競選夥伴哈姆林 (Hannibal Hamlin) 的海報。

1876 年，支援民主黨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蒂爾登 (Samuel Tilden) 和亨德里克斯 (Thomas Hendricks) 的海報。
(HultonArchive by Getty Images)

個州，州長都是共和黨或民主黨人，在 7300 名州議員中，只有 21 名(佔 0.003%)既不屬於共和黨，也不屬於民主黨。這兩大政黨群組成並主導了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

儘管與很多民主國家的政黨相比，美國的政黨缺少黨內統一的意識形態和綱領規劃，但美國的政黨對公共決策具有重大、甚至常常是決定性的影響。而且，自 1994 年選舉以來，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國會中表現出尖銳的政策分歧，顯示出一種超乎歷史常態的高度黨內團結。兩黨的政策分歧也從兩年一度的、有可能使多數黨地位發生轉變的眾議院和參議院選舉中得到體現。政策分歧加上對參、眾兩院控制權的激爭奪使國會黨派衝突近年來白熱化。為在 2004 年選舉中爭取優勢，國會兩黨領袖、競爭民主黨總統競選提名的候選人以及布希政府都在不斷施展各種策略。

為什麼是兩黨制？

兩黨角逐是美國政治制度最突出、最持久的特點之一。自 1860 年代以來，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一直主導著選舉政治。這種獨一無二的、由兩大黨始終壟斷國家選舉政治的歷史，既反映出政治制度的結構，也反映出美國政黨的特色。

美國選舉聯邦和州議員的標準方式是"單一席位選區"制(**single-member district**)。這意味著，誰贏得多數選票(即在任何一個特定選區贏得的票數最多)，誰就當選。與比例代表制不同的是，"單一席位選區"制使任何一個選區只可能有一個政黨獲勝。因此，"單一席位選區"制有助於形成兩個基礎廣泛、有足夠公眾吸引力、能夠贏得議會選區多數票的政黨，與此同時，它把小黨和第三黨置於屢戰屢敗的境地——小黨如果不與一個大黨聯合，就難以生存。不過，同大黨聯合對大多數小黨而言是不可行的，因為除極少的幾個州外，其他各州都禁止所謂"聯合選票"(**fusion tickets**)，即一個候選人作為一個以上政黨的提名人參選。

由選舉團選舉總統的制度進一步從體制上推助了兩黨制。在選舉團制度下，美國公民實際上不直接對總統候選人投票。每個州的選民把選票投給承諾支援某個總統候選人的"選舉人"。候選人必須在 50 個州的 538 張選舉人票中獲得半數以上

的選票才能當選總統。這使得第三黨候選人當選總統極為困難，因為在每個州都是由獲多數票的候選人囊括全部的選舉人票，也就是說，一個候選人在一個州獲得選民多數票以後——即便是微弱多數——都將贏得該州全部的選舉人票。選舉團制同“單一席位選區”制一樣對第三黨不利，因為第三黨在任何一州贏得這種選舉人票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更不用說要在當選總統所需要的多個州獲勝了。

由於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控制著政府機器，他們制定出的其他一些選舉規則自然也對大黨有利。僅僅是將一個新政黨的名字放到州選票上就是一項艱難和耗資的工作。例如，北卡羅來納州規定，任何一個新政黨若想在 2004 年大選中把本黨的總統候選人列在該州的選票上，必須有經 58842 名選民簽字的請願書。此外，《聯邦競選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給予大黨特殊優惠，包括大黨可以得到比小黨多得多的競選總統公共基金——小黨即便在上屆選舉中獲得了 5% 的選民選票、從而有資格得到公共基金，也仍無法擺脫這種劣勢。

美國獨特的提名程式在體制上對第三黨構成了又一道障礙。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中，惟有美國通過預選提出參加國會和州級政府選舉的各黨候選人和通過各州的總統預選選出總統候選人。在大多數國家，政黨候選人由黨的群組織及其領導人提名；在美國，政黨參加大選的人選由支援這個政黨的普通選民在預選中提出。因此，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提名實際最終由選民決定。

與大多數民主國家的情況相比，美國的這種制度使黨內群組織機制比較鬆散，但這種參與式的提名程式使共和黨和民主黨能夠將選舉政治主宰了將近 150 年。反對派代表可以通過在預選中贏得黨的提名而在大選選票上佔一席之地，從而在不必群組建第三黨的情況下，增加自己在大選中獲勝的機會。因此，預選提名程式往往將不同政見導入兩大黨，使持不同政見人士一般無需進行群組建第三黨的艱苦努力。當然，預選提名制度使兩大黨易於被滲透，時而也的確有各種“邊緣”社會運動和“外圍”參選者參與進來。

廣泛的支援基礎和中間路線

美國政黨在選舉中得到各個階層的廣泛支援。除了非洲裔選民外——**90%**的非洲裔選民在 **2000** 年大選中投票支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幾乎所有主要的社會經濟群體中都有大批的支援者。例如，儘管工會會員家庭一般被認為屬於民主黨，但共和黨人在大多數選舉中都可望拿到至少三分之一的工會會員選票，**1984** 年，共和黨在工會會員中的得票率高達 **46%**。**2000** 年，有 **37%** 的工會會員家庭投票支援共和黨。此外，儘管一般而言，收入水準越高，對民主黨的支援率越低，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通常可望得到大批中上階層選民的支援。例如，在 **2000** 年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在家庭年收入超過 **10** 萬美元的選民中的得票率達 **43%**。

美國的政黨比較缺少內部統一性，也不嚴格遵循某種思想體系或政策目標。美國政黨歷來最注重的首先是在選舉中獲勝並掌握政府的人事安排。由於美國政黨在各個社會經濟階層的選民中享有廣泛支援，並且要生存在一個以中間派意識形態為主體的社會，因此，美國政黨的政策方針基本走中間路線。美國的政黨還顯示出高度的政策靈活性。這種非教條的運作方式使共和黨和民主黨能夠容納多種異見，並且在第三黨和抗議運動出現時，將其吸收到自己一邊來。

分散的政黨權力結構

權力結構分散是美國政黨的特點，這一點無論怎麼強調也不過份。縱觀歷史，總統不能想當然地認為自己黨內的國會議員都會對他提出的項目給予忠實支援，國會中的政黨領袖也不能指望本黨成員在投票時嚴守黨派立場。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其自身的眾議院和參議院競選委員會(由現任議員群組成)與以競選總統為目標的黨的全國委員會都是獨立運作的。而且，除了在推選代表出席全國提名大會的程式上行使權力外，黨的全國性機構極少干預各州的黨務。這種結構分工在某種程度上是憲法規定的分權制的結果——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每個分支由不同的程式選舉產生，有不同的任期，相互獨立。這種政府分權制使一個黨的國會議員不太有必要同也是本黨成員的總統保持一致。同樣的情況也表現在州議員與本黨州長的關係上。

憲法規定的聯邦制原則使美國政府形成聯邦、州和地方的多層制，而在各層都有成千上萬個行政選區及各自的政府官員，因此，聯邦制也導致政黨的權力更加分散。前面曾提到，經預選提名候選人的做法也使政黨群組織無法控制對本黨候選人的提名，從而削弱了政黨的權力。這種情況促使候選人建立自己的競選群組織，建立自己的選民基礎，以便首先奪得預選勝利，然後力爭在大選中當選。甚至連籌募競選經費都主要由各候選人自己負責，因為政黨群組織的資金通常有限，而且提供的資金數額，特別是聯邦競選資金數額，要受法律的嚴格限制。

美國人對政黨的疑慮

儘管美國的政治體制有著長期和濃重的黨派色彩，但在美國的公民文化中存在著對政黨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二十世紀早期採取預選制提名國會和各州候選人，以及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地方實行總統預選——這已經成為決定總統提名的關鍵一環——都證明了公眾對政黨的反感。美國人對政黨領袖施權駕馭政府感到不安。民意調查一貫顯示，大部份選民認為政黨擾亂而不是澄清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並且認為選票上最好沒有政黨標籤。

美國政黨不僅處在一個往往不喜歡它的社會環境中，而且還要面對相當一部份選民越來越不重視政黨認同的現實。選民政黨歸屬感減弱的跡象之一是“選票分散”，即在同一次選舉中把票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例如，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和聯邦眾議院選舉中，有 20% 的選民把選票分別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結果在 40 個眾議院選區中出現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喬治·W·布希獲勝、當地民主黨眾議員候選人也獲勝的情況。

由於很多美國人沒有強烈的黨派忠誠感，還有相當一部份選民稱自己是無黨派人士，再加上有很大比例的公民投分散票，因此，美國的政治是以候選人為中心，而不是以政黨為中心。這意味著，聯邦政府和 50 個州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機構常常被兩黨分別控制。比如，自 1980 年以來，除了有四年例外，始終是兩黨分別掌控白宮和參眾兩院中的至少一院。在 2002 年中期選舉後，有 29 個州(佔 58%) 的政府和議會是在兩黨的分別掌控下。

第三黨和無黨派候選人

美國歷史上的第三黨

第三黨	成立年代	選民票 %	選舉人票 票數	隨後一屆選舉表現
反共濟黨 (Anti-Mansons)	1832	7.8	7	支援輝格黨(Whig) 候選人
自由土地黨 (Free Soil)	1848	10.1	0	獲 5%選票,為共和黨 提供了選民基礎
美國輝格黨 (Whig-American)	1856	21.5	8	政黨解體
南方民主黨 (Southern Democrat)	1860	18.1	72	政黨解體
立憲聯邦黨 (Constitutional Union)	1860	12.6	39	政黨解體
平民黨 (People's 或 Populist)	1892	8.5	22	支援民主黨候選人
進步黨(西?羅斯福) (Progressive, T. Roosevelt)	1912	27.5	88	回歸共和黨

社會黨 (Socialist)	1912	6	0	獲得 3.2%選票
進步黨(拉福萊特) (Progressive, R. La Follette)	1924	16.6	13	回歸共和黨
州權民主黨 (States' Rights Democrat)	1948	2.4	39	政黨解體
進步黨(亨利·華萊士) (Progressive, H. Wallace)	1948	2.4	0	獲得 1.4%選票
美國獨立黨(喬治·華萊士) (Am. Independent, G. Wallace)	1968	13.5	45	獲得 1.4%選票
約翰·安德森 (John B. Anderson)	1980	7.1	0	1984 年沒有參選
羅斯·佩羅 (H. Ross Perot)	1992	18.9	0	群組建改革黨，於 1996 年再次參選
改革黨(佩羅) (Reform, Perot)	1996	8.4	0	提名布坎南(Pat Buchanan)參選，獲得 0.5%選票
綠黨(納德) (Green Party, R. Nader)	2000	2.7	0	未知

如表格所示，第三黨和無黨派候選人雖然遇到前文中提到的障礙，但仍不時出現在美國的政治舞臺上。他們常常能夠把兩大黨未能正視的社會問題推到公眾論壇的前沿，並使這些議題被列入政府的議事日程。但大多數第三黨往往只是在一次選舉中曇花一現，隨後不是銷聲匿跡，就是被某個主要政黨吸收。從 1850 年代至今，只有一個政黨——共和黨——在群組建之後發展成為大黨，而當時是因為圍繞奴隸制出現了引起國家分裂的重大價值觀上的爭執，形成了動員候選人參選和調動選民的基礎。

儘管這個表格敘述的不是第三黨長盛不衰，但事實顯示，這些政黨能對選舉結果產生重大影響。例如，1912 年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作為第三黨候選人參選，分散了通常投給共和黨的選票，使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得選民票數不過半的情況下當選總統。1992 年，作為無黨派人士參選的羅斯·佩羅(H. Ross Perot)吸引了在 1980 年代通常投票支援共和黨的選民，從而導致當時任總統的共和黨人喬治·H·W·布希(George H. W. Bush)競選連任失敗。2000 年共和黨人喬治·W·布希和民主黨人阿爾·戈爾所獲的票數非常接近，如果綠黨候選人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沒有參選，戈爾就可能贏得佛羅裏達州的選舉人票，從而獲得當選總統所需的超過半數的選舉人票。

1990 年代以來的民意調查一貫顯示，公眾非常希望有第三黨。2000 年大選前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表明，67%的美國人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第三黨，推出候選人參加總統、國會和州政府選舉，同共和黨和民主黨候選人競爭。正是這種情緒，再加上不惜花費重金參選，使得得克薩斯州億萬富翁佩羅在 1992 年大選中贏得 19%的選民票，成為自西奧多·羅斯福(進步黨)1912 年贏得 27%的選民票以來，得票率最高的非主要政黨的候選人。

儘管存在著對第三黨的潛在支援，但第三黨在爭取贏得總統大選，甚至在爭取贏得相當數量的參眾兩院席位時，仍面臨巨大障礙。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障礙以外，最難以克服的是選民擔心投票給第三黨候選人會“浪費”選票。選民在投票中採取的做法是，如果看到第三黨候選人當選無望，就退而求次。因此，在 2000 年大選前的民意調查中，15%的選民把納德排在布希和戈爾的前面，而後來納德

只得到了 2.7% 的選民票。1992 年的情況與此相似，在把佩羅作為首選的選民中，有 21% 在投票時轉而支援了其他候選人。

美國還存在一種投“逆反”票 (protest voting) 支援第三黨候選人的現象。例如，在 1992 年的一次蓋洛普調查中，投票給佩羅的選民中有 5% 的人表示，如果佩羅有希望當選，他們反而不會投他的票。

第三黨和無黨派候選人即使當選總統，選舉過後也會遇到困難重重。這當然是指管理國家的問題——任命政府成員，然後同由共和黨和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合作，而這兩大黨是不會有多少熱情同一個非主要政黨合作的。

選舉團 (The Electoral College)

當美國選民前往投票站投票選舉總統時，很多人認為自己是在直接選舉總統。但美國採用的是十八世紀憲法定下的選舉團制度，因此，嚴格地講，情況並非如此。

選舉團是一群組“選舉人”的總稱，他們的人數由法律規定，經各州的政治活動人士和政黨成員提名。在大選日，選民實際是把票投給承諾支援某位總統候選人的“選舉人”。哪位候選人贏得的選民票數最多，支援這位候選人的“選舉人”就將作為這個州的代表，出席於 12 月分別在各州州府舉行的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的投票——所以實際上，在一個州贏得選民票數最多的候選人囊括這個州的全部選舉人票。總統候選人必須在全國獲得至少 **270** 張選舉人票方可當選。

在勢均力敵或有多黨參加的競選中，可能任何一位候選人都得不到 270 張選舉人票。在這種情況下，將由眾議院選出下一屆總統。

選舉團制是根據《合眾國憲法》第二條第一款確立的。儘管這一制度在近幾年引起一些爭論，但它仍被視為對選舉制度具有穩定作用。

選舉團如今如何運作

- 50 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的登記選民在大選年 11 月份第一個星期一後的第一個星期二，投票選舉總統和副總統。
- 在各州的選民投票中獲勝的候選人通常獲得該州所有的選舉人票。
- 一個州的選舉人人數同該州的聯邦參議員和眾議員人數相等。哥倫比亞特區在國會中沒有代表，但有三張選舉人票。
- 在大選年 12 月第二個星期三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一，選舉人聚會，正式投票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總統候選人須獲得半數以上的選票方可當選。選舉人總人數為 538 人，所以最低當選票數為 270 張。
- 如果沒有一位總統候選人獲得半數以上的選舉人票，則須由眾議院從獲得選舉團支援票最多的三個人中確定當選者。眾議員以州為單位投票，一州一票；獲簡單多數票的候選人當選。
- 如果沒有一位副總統候選人獲得半數以上的選舉人票，則須由參議院從獲得選舉團支援票最多的兩個人中確定。
- 當選總統和副總統於翌年 1 月 20 日宣誓就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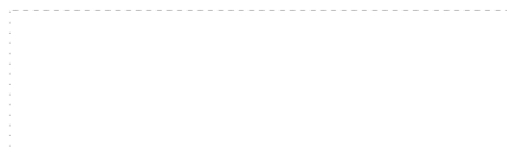
各州選舉人票數一覽表		
阿拉巴馬--9	路易斯安那--9	俄克拉何馬--7
阿拉斯加--3	緬因--4	俄勒岡--7
亞利桑那--10	馬裏蘭--10	賓夕法尼亞--21
阿肯色--6	馬薩諸塞--12	羅得島--4
加利福尼亞--55	密歇根--17	南卡羅來納--8
科羅拉多--9	明尼蘇達--10	南達科他--3
康涅狄格--7	密西西比--6	田納西--11
特拉華--3	密蘇裏--11	得克薩斯--34
哥倫比亞特區--3	蒙大拿--3	猶他--5
佛羅裏達--27	內布拉斯加--5	佛蒙特--3

佐治亞--15	內華達--5	弗吉尼亞--13
夏威夷--4	新罕布希爾--4	華盛頓--11
愛達荷--4	新澤西--15	西弗吉尼亞--5
伊利諾伊--21	新墨西哥--5	威斯康星--10
印第安納--11	紐約--31	懷俄明--3
艾奧瓦--7	北卡羅來納--15	
堪薩斯--6	北達科他--3	_____
肯塔基--8	俄亥俄--20	總計--538

約翰·畢比(John F. Bibby)是威斯康星-密爾瓦基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政治學榮譽教授，並曾任美國政治學協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政黨研究小組主席。畢比著有《美國政治、政黨和選舉》一書(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America)，是研究美國政治和政府的權威之一。

總統人選提名和美國的民主制度 (Presidential Nomination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斯蒂芬·韋恩
(Stephen J. Wayne)



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制度看似複雜，甚至混亂，事實也的確如此。自二十世紀 70 年代民主黨和共和黨開始改革提名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的規則以來，這個制度一直在不斷變化，最成功的候選人是那些深諳其複雜性並善於靈活運作的人。這其實也正是富有創造性的政治人物的做法——了解政治遊戲規則，全力和巧妙地投入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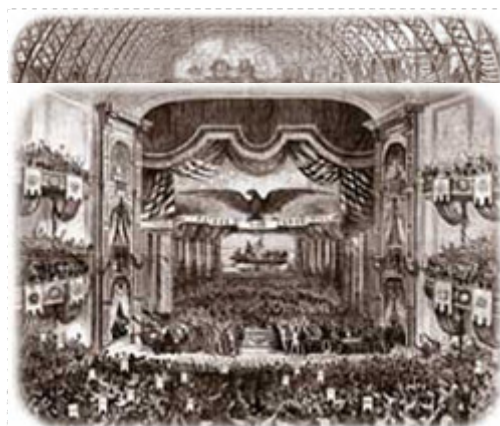
政黨和候選人提名的演變

《合眾國憲法》對選舉總統的選舉團制度有明文規定，但是對政黨候選人提名程式沒有具體規定。這是因為在十八世紀末期制定和批准《憲法》時還不存在政黨。政黨是在政府運作形成後發展起來的，也是美國第一屆總統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所推行的政策的產物。

從 1796 年開始，屬於各個政黨的國會議員，採用非正式會議形式提出本黨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這種被稱為“君主會議

”(“King Caucus”) 的遴選體制延續了將近 30 年。1824 年，這一體制隨著美國向西部擴展造成的政黨內部權力分散而解體。

取代“君主會議”的是全國提名代表大會。1831 年，一個很小的少數黨——反共濟黨 (Anti-Masons)——在馬裏蘭州巴爾迪摩市的一家酒吧開會，確定候選人和競選綱領 (即政黨或候選人的原則和政策性宣言)。次年，民主黨人在同一家酒吧開會選舉候選人。自那以後，主要政黨和大多數小黨都舉行了由各州派代表參加的全國提名會議，決定本黨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並商定政策立場。



1800 年六月十八日在巴爾迪摩市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早期雕刻

(© Bettmann/CORBIS)

反映民主黨巴爾迪摩全國代表大會現場的早期雕刻

(© CORBIS)

1912 年-2000 年
總統預選次數
和參加黨全國代表大會的預選州代表百
分比

	民主黨		共和黨	
年份	預選 州數	預選州 代表 人數百 分比+	預選 州數	預選州 代表 人數百 分比
1912	12	32.9%	13	41.7%
1916	20	53.5	20	58.9
1920	16	44.6	20	57.8
1924	14	35.5	17	45.3
1928	17	42.2	16	44.9
1932	16	40.0	14	37.7
1936	14	36.5	12	37.5
1940	13	35.8	13	38.8
1944	14	36.7	13	38.7
1948	14	36.3	12	36.0
1952	15	38.7	13	39.0
1956	19	42.7	19	44.8
1960	16	38.3	15	38.6
1964	17	45.7	17	45.6

1968	17	37.5	16	34.3
1972	23	60.5	22	52.7
1976	29*	72.6	28*	67.9
1980	31*	74.7	35*	74.3
1984	26	62.9	30	68.2
1988	34	66.6	35	76.9
1992	39	78.8	38	80.4
1996	34	62.6	43	90.0
2000	40	85.7	43	93.1

(Stephen Crowley/The New York Times)

+ 包括預選州選出的政黨領袖和民選官員
 * 不包括佛蒙特州。佛蒙特州舉行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表達希望某人當總統的投票，但在州預選會議和代表大會上選出代表。

資料來源：For 1912-1964, F. Christopher Arterton, "Campaign Organizations Face the Mass Media in the 1976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Proces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在整個十九世紀和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這些代表大會都由州內的政黨領袖控制，他們利用自己的影響精心挑選代表，以確保這些代表在大會上“正確”投票。政黨領袖實施的這種控制最終造成黨內問題。不喜歡由盤踞領導地位的上司親定總統候選人提名的人支援民主改革，使州內的黨員能夠在大選前的“預選”中選出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到1916年，半數以上的州都舉行了總統預選。

然而，這種鼓勵有黨派傾向的人參與選拔其政黨候選人的運動為時很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那些認為預選威脅到自己的影響力的政黨領袖說服州議會廢除預選，理由是預選費用大，並且參加人數相對很少；有些可能成為候選人的人由於已經得到州政黨領袖的支援而拒絕參加預選，以免在預選中失利。此外，在有些州，表達希望某人當總統的投票只是建議性的，挑選大會代表用另行方式進行。到1936年，只有12個州繼續舉行總統預選。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再次出現民主化的壓力。此外，電視的出現提供了交流的媒介，人們可以在自家的起居室裏看到和聽到競選情況。候選人可利用在電視上露面的機會，展示自己的魅力、聲望和當選資格。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都拿出巨大的經費和精力參加了多個州的預選，以此向他們的政黨證明，將軍、天主教徒和曾被擊敗的總統候選人在大選中可以獲勝。他們獲得了成功，每個人都得到了本黨的提名並當選為總統。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4, 1977); for 1968-1976, Austin Ranney,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residential Nominations, 197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77), table 1, 6. The figures for 1980 were compiled by Austin Ranney from materials distributed by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and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The figures for elections since 1980 were compiled by the author from data supplied by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s and the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此外，從上個世紀 60 年代開始一直持續到 70 年代的越南戰爭，在民主黨內引起分歧，轉而帶來要求進一步改革的壓力。1968 年民主黨的提名程式成為催化劑。反戰運動使民主黨分裂，並在舉辦民主黨代表大會的芝加哥市引發了暴力的街頭示威。儘管會議激烈，民主黨還是提名事先不參加任何民主黨預選的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 (Hubert Humphrey) 為總統候選人，漢弗萊因而成為反戰示威的目標。

為了將分裂的黨統一起來，1968 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在提名漢弗萊以後，同意指定一個委員會來重新審議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程式，以期達到雙重目的：鼓勵更多黨員參與遴選本黨提名人；使提名代表大會具有更公平的代表性。這些改革措施成為兩大政黨使提名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的程式民主化的開端。

今天的預選選舉(Primary)與預選會議(Caucus)制

民主黨實行的重大改革促使大多數州實行預選——州議會負責制訂本州選民如何選舉的法律。根據現行體制，預選指的是同一政黨支援者之間的選舉，以選拔該黨參加總統大選(**general election**)的候選人。根據各州不同的選舉法，參加者可以直接投票選舉總統候選人，也可以用間接投票的方式選出"保證"支援某一候選人的代表。

在目前這種體制下，各州唯一的另一個選擇是採用分階段預選會議程式，也就是，居住在範圍相對不大的一個地區(地方選區)的黨員聚集在一起，選出保證支援某些候選人的代表；這些人代表自己的選區出席縣代表大會，在縣代表大會上推選出參加州代表大會的代表；參加州代表大會的代表選出代表本州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雖然這種預選會議程式歷時好幾個月，但對候選人的選擇基本上在第一輪投票中就得到確定。

艾奧瓦預選會議運作方式介紹

階段

1. 在艾奧瓦州 2000 多個選區舉行預選會議，選出 1500 多名代表，出席 99 個縣代表大會。
2. 縣代表大會選舉出席 5 個國會選區代表會議的 3000 名代表。
3. 國會選區代表會議選舉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地區代表。這些代表也出席州代表大會。
4. 州代表大會選舉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州代表。另外，民主黨人還選出州裏的黨和民選官員代表。

第一輪選區預選會議程式

民主黨：只有住在選區內、有投票資格的註冊民主黨選民可以參加。參加者應邀加入支援不同候選人的小群組。小群組成員必須佔出席會議人數的至少 **15%** 才有效。無效的小群組被解散，其成員可以加入有效的小群組。在這一階段的會議上有大量遊說活動。候選人得到的代表份額嚴格按照小群組人數與參加預選會議人數的比例而定。

共和黨：參加者必須具有投票資格，但不必是登記過的共和黨黨員。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投票結果在全州範圍內進行統計。出席縣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預選會議通過任何一種方式選出——既可通過直接選舉(贏者囊括全部選票)，也可以根據非正式投票的得票比例確定。

各州代表團出席黨的全國提名代表大會的實際人數依黨規而定，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州人口、過去對黨的全國候選人的支援程度，以及現任民選官員和政黨領袖的人數等。民主黨採用的代表分配模式，使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人數比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人數多大約一倍。

《合眾國憲法》授權各州在符合國會確立的法律和要求的前提下，制訂州選舉法。雖然各州可以自由決定舉行預選選舉和預選會議的日期，但他們需要遵循黨的規定，因為最高法院確定，各政黨有權制訂和實施出席全國大會的規則。因此，那些沒有按照政黨規則遴選代表的州，其代表可能在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挑戰，或者因違反政黨規則而被減少人數。

如今，在參加政黨提名候選人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中，有 80%以上是通過預選產生，而且預選向所有註冊黨員和自認的民主黨派或共和黨派人士敞開。

民主黨對它所有的州級群組織都實行一套全國性的規定，共和黨沒有。民主黨的規定要求各州在總統大選年 2 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二至 6 月份的第二個星期二之間舉行候選人提名競選。艾奧瓦和新罕布希爾兩個較小的州由於分別有舉行全國首場預選會議和全國首場預選選舉的傳統，而被正式允許免受這一規定的限制。鑒於一些少數族群選民可能集中於州內的某些社區，因此為加強少數族群的代表性，民主黨還要求 75%的州代表所來自的選區不得大於國會選區。

此外，保證支援某一候選人的代表的數目要根據他們或他們的候選人所得票數的比例而定。民主黨還設有其他型式的代表，如民主黨領袖和民選官員，這些代表沒有責任一定要支援某個候選人，即使這些候選人可能已經贏得了他們所在州的預選。最後，民主黨還要求，州代表團中的男女代表人數應該相等。

儘管兩黨的全國性黨規不同——共和黨由州級黨群組織決定，民主黨反之，但是它們都有兩個主要趨勢：

- 越來越多的州將預選選舉和預選會議移到選舉程式初期進行，目的是能夠對提名候選人產生更大影響，促使候選人關注本州的需求和利益，並且使他們將競選活動資金用在自己的州裏。這種做法被稱為“前置”(front-loading)。
- 出現“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做法，即某個地區內的一些州彼此合作，在同一天舉行預選選舉和預選會議，以求最大限度地擴大那個地區的影響力。

這兩大趨勢迫使候選人提早展開競選活動，以便在舉行早期預選的幾個州裏打下穩固基礎。候選人也越來越依賴大眾傳媒，特別是電臺和電視臺，並且更加倚重各州政黨領袖的支援，以便輔助說明他們把自己的影響擴大到在同一天舉行預選的那些州的選民中。

提名程式中的這種“前置”和“區域化”趨向，對有全國知名度的候選人，如在任總統、大州的州長和聯邦參、眾議員等有利，他們有資金、有媒體的報導，有群組織的支援。

讓我們以民主黨 2004 年總統選舉提名以前的預選活動為例。參加競選的八名民主黨候選人籌集到大約 2500 萬美元資金，到 2003 年 3 月 31 日，也就是距第一次預選會議或預選選舉日還有 10 個多月的時候，他們的開支為 700 萬美元。在這些候選人中，在任的國會議員籌集到的資金最多，僱用的是最有聲望的政治顧問，並且著手群組織最大的競選隊伍。預選程式的時間短，不利於那些需要借助預選選舉和預選會議得到提名的候選人。例如，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在 1976 年、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在 2000 年面臨的就是這種情況。

總統候選人提名程式的不斷變化對所有候選人都產生影響。即使在任總統也不能把再次得到提名視為當然。1992 年，(當時在任總統)喬治·H·W·布希(George H·W·Bush) 就因訪談節目保守派評論員和報紙專欄作家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挑戰而在預選遭到難堪的失利。與此相反，(當時在任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在 1996 年大選的早期就籌集到大筆資金，避免了民主黨內一名政治對手的挑戰。克林頓利用這筆資金，在從預選會議和預選選舉開始到全國大選的整個過程中，採用了以媒體為主導的競選戰略。

政黨提名與民主

對總統候選人提名程式的改革顯然擴大了公眾參與的基礎。1968 年，也就是在改革之前，只有 1200 萬人參加預選投票，約佔適齡選民的 11%。2000 年，有大約 3500 萬人參加預選投票，約佔選民人口的 15%。在 2000 年總統大選的預選階段，有 2000 多萬人參加了在喬治·W·布希(George W·Bush)和他的共和黨競爭對手之間的預選投票，有 1500 萬人參加了在副總統阿爾·戈爾(Al Gore)與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前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之間的預選投票。

除了擴大公眾參與外，如今的提名程式還也擴大了政黨選民陣容的代表性。就種族和性別而言，參加兩黨提名代表大會的代表範圍更加廣泛。不過，就意識形態而言，代表性並沒有擴大。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參與提名階段活動的積極分

子大多比認同同一政黨的普通選民具有更強的意識形態傾向。所以，相對各自的選民基礎而言，出席共和黨大會的代表往往比一般共和黨的選民更保守，出席民主黨大會的代表比一般民主黨的選民更具自由派傾向。

如前所述，改革也削弱了州政黨領袖的權力，促使那些希望獲得黨內提名的人更廣泛地爭取公眾的支援。這種做法加強了候選人與其核心支援力量之間的聯繫，有助於那些當選人履行其競選諾言。喬治·W·布希在上任後的第一年內，致力於實現他在競選期間提出的主要政策目標，如減稅、教育改革、加強軍備，以及傾向於其保守派政治基層的政策計劃。

雖然提名程式的諸項改革促使這個過程更加民主化，但是仍然存在不合規律之處。參加預選的人往往比普通共和黨或民主黨選民受教育程度高，收入多，年齡大。此外，為候選人或為其事業提供捐款的一向是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因此，選舉結果必然給這些人帶來更大發言權。

最後，公開和競爭激烈的提名過程會在黨內造成分裂。爭取提名的競爭越激烈，分裂越嚴重，而一個政黨要想使自己的提名人競選總統成功，就必須迅速化解分裂局面。

政治代表大會的影響

總統提名程式改革的另一個結果是，黨的全國提名大會的重要性逐漸降低。如今，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其實在預選早期階段就由投票人決定了，而得到提名的人通常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就表明了自己的副總統候選人人選。獲得提名的候選人也負責起草黨的政治綱領。既然如此，美國選民為什麼還要在電視機前收看全國提名代表大會呢？

事實是，很多人並不收看。全國代表大會的電視收看人數近年來下降，主要電視網在黃金時段播放代表大會會程的時數也減少。調研機構在 2000 年夏天兩黨舉行全國提名代表大會期間進行的調查表明，大約一半的電視觀眾並不收看任何一黨的代表大會。

儘管收視率下降，但兩黨全國代表大會仍然得到新聞節目和報紙的關注，同一項調查顯示，公眾對代表大會以及他們對候選人及其政策的了解在大會期間和之後上升。所以，代表大會確實有助於為選民提供資訊，為政黨爭取支援，激發黨員對政黨提名人的熱情，使全國將注意力集中到即將舉行的大選上。

總統提名程式並非完善。但是，近幾十年來，它擴大了參與，提高了不同群體的代表性，加強了黨的普通支援者與候選人之間的聯繫。這一程式的規則有利於那些知名度較高、能籌集到更多資金、擁有最有效的競選隊伍和在總統預選早期能夠最強烈地激發起選民熱情的候選人。

斯蒂芬·韋恩(**Stephen J. Wayne**)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他也是《**2004 年通往白宮之路**》(**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2004**)一書的作者。(Thomson/Wadsworth, 2004 年出版。)

美國選舉程序 (**U.S. Election Procedures**)

邁克爾·特勞戈特
(**Michael W. Traugott**)



準備在 2002 年 11 月 4 日國會議員

美國選民一般比大多數其他民主國家的公民有參與選舉的更多機會。有些美國人一年中可以有五、六次投票機會，每張選票上有著角逐各層次政府的各種職務的各式各樣的候選人。

美國的聯邦體制讓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有不同的權力分工，因此，美國的選舉日實際上也是同時進行一系列州和地方選舉的日子。不過，各地選舉的程序不盡相同。

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中，許多政府職務經選舉產生；此外，還有很多涉及為教育和州及地方服務項目——如公園和高速公路——提供資金的事項是由公眾投票決定。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政策性問題也是通過這樣的選民表決和提案來決定。一些

政治學者認為，選舉頻繁也許是過去 50 年中美國選民投票率下降的一個原因。美國人在預選中選出的大多是黨派候選人，預選其實是由選舉行政人員主持的政黨運作。

投票程序

美國選舉的地方性意味著，這項工作需要有成千上萬人負責群組織和進行，包括統計和確認選舉結果。這是一套重要而複雜的工作——確定選舉日期，確定候選人資格，登記合格選民，準備選民名冊，選擇投票裝置，設計選票，群組織龐大的臨時工作隊來管理選舉日當天的程序，並負責計票和確認選舉結果。

從以往的情形來看，美國的選舉一般沒有產生過十分接近的投票結果。選票上的大部份職務是地方性的，而選區範圍也經常由執政黨按照過去的投票規律劃定，從而保障那裏是一黨得勝。不過，近年來也有明顯的例外。2000 年美國總統

選舉中投票的佛羅裏達州選民，將使用新的電子投票機。

(Vincent Laforet/The New York Times)



馬薩諸塞州哈利法克斯市選民在 2002 年 11 月 5 日的中期選舉中投票。

(Re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Globe Newspaper Company, Inc.)

大選——美國歷史上最勢均力敵的大選酣戰——的結果，讓美國人首次看到了很多與選舉行政管理有關的問題。

美國的投票程序分為兩步。美國沒有全國性的合格選民名冊，所以，公民必須經過登記才能獲得投票資格。公民在自己的居住地登記投票；如果搬遷到新的地方，通常需要重新登記。登記制度的目的是防止作弊。但是，各州的選民登記程序不盡相同。過去，登記程序有時被用來阻礙某些公民參加選舉。近來，登記的規定趨於簡化，1993年通過的《全國選民登記法》(National Voter Registration Act；也叫“Motor Voter” Law，即“機動選民”法)，使人們可以在延長汽車駕駛執照的同時進行選舉登記。

選舉管理人員最重要的職責之一，是確保每個有選舉資格的人登記在冊，沒有選舉資格的人不被入冊。一般而言，地方選舉管理人員寧肯有失於把最近沒有投過票的人入冊，而不願誤將合格選民排除。當姓名不在登記名冊上的人來投票時，他們被給予一張臨時選票。然後，經過核實其選舉資格，再將其選票納入統計結果。

選舉管理人員的作用

在美國，選舉是一項行政事務，按照固定的預算在地方進行，目的是準確及時地反映合格選民的選擇。這意味著選舉管理人員——通常為縣或市的公務員——承擔著艱巨的任務。他們負責全年選民登記，並確定能夠參加一場具體選舉的合格選民。他們必須為每一次選舉設計選票，確保所有合格候選人票上有名，確保所有付諸公決的議題得到準確陳述。他們必須將選票設計得盡可能簡潔明了。



新罕布希爾州迪克斯維爾谷的市政官員投下 2000 年總統大選中象征性的第一票。(Reuters)

目前，全國沒有統一規範的選票形式或投票裝置。選舉管理人員通常要採用多種語言、有時甚至不同格式的選票。在一些選區，必須將候選人和黨派的名字用任意方式排列。具體的投票裝置最終必須由地方選舉管理人員確定，而選票必須適應投票裝置。鑒於 2000 年總統大選佛羅裏達州選區出現的問題，國會通過立法，向州和縣提供資助，輔助說明它們採用最先進和最可靠的投票方式。

在各次選舉之間，選舉管理人員要負責保管和維護投票裝置，具體工作由承包商而非正

規工作人員承擔。最艱巨的工作之一是僱用和培訓需要在選舉日長時間工作(通常 10 至 15 小時)的大量臨時工作人員。

如果在兩次選舉之間需要對投票裝置或者選票格式做出改變，那麼培訓工作就更為繁重。搬運裝置、招聘和培訓人員等事務性工作有時如此耗費精力，以至檢查選民資格的工作只好交給由主要政黨提供的志願人員。由於志願人員通常是政黨的代表，偶爾難免使某些地方選舉的運作引起非議。



佛羅裏達州退休居民社區的老年公民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中投票。

(Andrew Itkoff/The New

投票

投票程序中的第二個步驟是公民投票方式。對於大部份合格選民來說，他們只需前往住所附近的投票站投票。就全國範圍而言，選區的面積和每個選區內的合格並登記的選民人數有很大差異。

投票裝置與選票形式由地方決定，因為這些都是由地方出資。也因為這樣，人們投票的方式——用什麼裝置以及這些裝置保養得好壞——與當地的社會經濟狀況和稅收來源有關。由於地方稅收要被用於學校、警察、消防隊、公園以及娛樂設施，所以對投票技術的投資往往不佔優先位置。

美國有著各式各樣的投票裝置，而且投票技術在不斷變化。一般過去採用的在候選人名字旁邊劃“X”的紙制選票，如今已經很少見。不過，許多電腦化系統仍需用塗圈或連線符號式的紙制選票，然後通過人工掃描進行統計。

許多選區仍然使用“扳手”投票機。用這種方法，選民在他們要選的候選人名字旁或他們所支援的議題旁轉動一下控制桿，然後，通過在程序結束時推動一個較大的控制桿將選票記錄下來。這種裝置已經停產 30 多年，所以維護它們既困難，又昂貴。這種裝置正在逐漸被淘汰。

另一種非常常見的裝置是“打卡”機。選票為一張紙卡，投票人或者在候選人名字旁邊打孔，或者通過把紙卡送入選票模機打孔。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時，正是這種型式的選票導致佛羅裏達州出現計票爭議。因此，“打卡”裝置也正在被淘汰。

York Times)



密歇根州迪爾伯恩市的一名選舉工作人員 2000 年 11 月 7 日在核實選民登記資料。

(Jim West/The Image Works)



美國外交人員及家屬 2000 年 10 月 17 日在印度孟買美國領事館投缺席選民票。

(© AFP/CORBIS)

目前的趨勢是採用電子直接記票機(英文簡稱 DRE)。它採用電腦化的觸摸螢幕，很像銀行的自動提款機。另外，針對採用可以使投票程序更便捷的電腦或網際網路投票也有很多討論。亞利桑那州的一次預選曾試用了這種方法。但是，電腦安全專家仍在完善這種系統，它們還沒有得到廣泛使用。

近年來對投票方式做出的一個重大改革，是讓選票在選舉日之前到達選民手中。這一趨勢始於有關缺席選票的規定，針對的是那些預計在選舉日當天將不在自己的選區(或投票地)的選民。一些地方逐漸放寬這一規定，允許公民登記為“永久缺席選民”，經常性地把選票寄到他們家中。

另一項新的規定是“提前投票”。選舉工作人員可以在選舉日前最多三個星期之內，在購物中心和其他公共場所設立投票裝置。公民可在方便的時候前去投票。在有些州，公民通過郵寄投票。在俄勒岡州，在選舉日前 **20** 天，所有公民都收到郵寄選票，他們可以將自己的選擇寄回，也可以到指定地點親自遞交。其他地方——如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和金縣——已採用郵寄投票，但其附近地區仍使用直接電子記票裝置或“打卡”機。就全美國而言，有超過五分之一的選民是在所謂“選舉日”之前投票的。

計票

著在選舉日之前投票的人數日益增多，**11** 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二——美國傳統的總統大選日——越來越應被視為“計票日”，而不是“選舉日”了。儘管提前投票日趨盛行，但選票要等到選舉日當天結束才能統計，以便不在投票站關門之前透露有關候選人領先或落後的資訊。提前公佈資訊既會影響前往投票的人數，也會影響競選方式和運作。

2000 年的總統大選生動地敘述了計票程序中的一些教訓。根據美國最高法院對這次有爭議的選舉所做的裁決，出現在佛羅裏達州的主要問題是，以同一方法統計不同型式的選票。在有些選區，缺席選票與在現場使用投票裝置的選票不一樣。因此，可能必須採用不只一種計票方式。在有些地區，缺席選票票數如果少於兩個主要候選人之間的得票差，就根本不予統計。

2000 年的選舉還顯示，投票裝置像任何其他型式的電子機械裝置一樣，雖然本身允許一定的誤差，但需要定期維護才能使其最準確地發揮功能。如果在一場選舉中雙方實力非常接近，並且進行不只一次點票的話，計票器產生的結果會略有不同。

如果一場全國性選舉要靠不到普通選票中的 0.5% 的選票決定勝負，而且如佛羅裏達州這樣，在投給喬治·W·布希與阿爾·戈爾的總共 580 多萬張選票中，只有 202 張之差，那麼，與所使用的具體裝置相關的計票方式就可能引起爭議。佛羅裏達州大部份採用打卡投票方式。對打卡裝置的保養存在問題，選民能否在選票上完全把孔打穿也是一個問題。在有些地方，選票的設計令選民讀起來感到困惑，特別是老年選民，可能導致一些選民錯將選票投給他們不想選擇的人。

佛羅裏達州選舉結果如此勝負難分，而它又是最後完成計票的一州，因此，在選舉日過後的幾個星期裏，佛羅裏達州一直是布希和戈爾競選陣營專注的目標。由於美國選舉制度的地方性，也由於選舉團是以贏者得全票的方式計算州選票，因此雙方都把精力集中於州法院。雙方人馬分別選擇了各自有望獲得司法判決勝利、並且最有可能對某一投票方式作出成功挑戰的地區。任何一方都沒有要求在全州重新計票。最後，他們的案子呈交美國最高法院最終裁決。裁決結果是：停止重新計票，維持佛羅裏達州州務卿最初核定的選舉結果。這樣，佛羅裏達州的 25 張選舉團票全部屬於喬治·W·布希，使他獲得選舉團多數票，從而被確定為當選總統。

改革運動

2000 年大選的一個明顯教訓是，佛羅裏達州經歷的選舉管理、投票和計票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發生在美國幾乎所有地區。儘管其後果不會完全一樣，因為像 2000 年總統大選那種勢均力敵的局面十分罕見，但這個經歷揭示出一些問題。人們圍繞改革的需要展開了數項研究，舉行了多種專題會議，聽取專家意見和進行聽證。雖然審議和最終提出的改革方案帶有一些黨派色彩，但是，鑒於人們認為有必要在 2004 年選舉之前拿出行動，所以對這些因素的考慮被置於次要位置。



佐治亞州一名縣官員 2002 年 10 月在操作一臺新型觸屏投票機，為將在 11 月選舉中採用的系統做準備。

(Jenni Girtman/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

2002 年，第 107 屆國會通過《輔助說明美國投票法》(Help America Vote Act)，其中的重要規定包括：第一，聯邦政府向州和地方提供資金，取代過時的打卡投票機和“扳手”投票機。第二，聯邦政府成立“協助選舉委員會”(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向地方選舉管理人員提供技術輔助說明，並建立投票裝置的標準。“協助選舉委員會”會將提出非強制性的針對投票系統及其硬、軟體測試與檢核的指導方針。委員會的計劃還包括建立一批研究項目，範圍涉及：投票裝置與選票設計、登記方法、舉行臨時投票和防止作弊的

途徑、對投票站工作人員的錄用和培訓、選民教育計劃；另外，還將研究確定是否需要在聯邦職務選舉中要求各州採用比較統一的重新計票程序，以及是否有其他舉行聯邦選舉的途徑。

《輔助說明美國投票法》反映出，聯邦政府對不願卷入這類被視為地方行政問題的原有立場做出了重大改變。在 2000 年大選後，尤其是在佛羅裏達州的競選後，這種程序改革輔助說明加強了美國人對選舉制度的信心。鑒於選舉是民主制度合法運作的基礎，其相關費用只是很小的代價。

邁克爾·特勞戈特(Michael W. Traugott)為密歇根大學傳播學研究與政治學教授，與人合著《選民使用民意調查指南》(*The Voter's Guide to Election Polls*)和《民意調查、新聞媒體與民主》(*Election Polls, News Media and Democracy*)。他目前的研究重點是改革選舉管理的效果。

2004 年大選時間表

(總統預選選舉、預選會議及全國提名代表大會日期)

在美國，舉行政黨預選會議和預選選舉對遴選總統候選人具有關鍵作用。以下是一些州定出的在 2004 年全國總統大選前舉行預選選舉或預選會議的時間表(斜體字表示預選會議)。

“預選會議”在此一般指政黨的地方政治活動人士在總統提名過程中，在全州各地舉行的聚會。預選會議的目的是通過推選代表，表明哪一位競選總統提名的候選人受到本州黨員的支援。預選選舉的作用與此類似，但預選選舉採用的是直接投票方式。各州根據自身的法律決定是舉行預選會議，還是預選選舉。

1 月 19 日 艾奧瓦州	3 月 13 日 堪薩斯州(民主黨州)
1 月 27 日 新罕布希爾州	3 月 16 日 伊利諾伊州
2 月 3 日 亞利桑那州 特拉華州 密蘇裏州 俄克拉何馬州 南卡羅來納州(民主黨) 新墨西哥州(民主黨) 北達科他州	3 月 20 日 阿拉斯加州(民主黨) 4 月 13 日 科羅拉多州(民主黨)
2 月 7 日 密歇根州(民主黨)	4 月 27 日 賓夕法尼亞州
2 月 8 日 緬因州(民主黨)	5 月 4 日 印第安納州 北卡羅來納州
2 月 10 日	5 月 6 日至 8 日 懷俄明州(共和黨)
	5 月 11 日

田納西州

弗吉尼亞州

哥倫比亞特區(共和黨)

2 月 14 日

哥倫比亞特區(民主黨)

內華達州(民主黨)

2 月 17 日

威斯康星州

2 月 24 日

猶他州(民主黨)

夏威夷州

愛達荷州

3 月 2 日

加利福尼亞州

康涅狄格州

佐治亞州

馬裏蘭州

馬薩諸塞州

紐約州

俄亥俄州

羅得島州

佛蒙特州

華盛頓州

明尼蘇達州

3 月 9 日

佛羅裏達州

內布拉斯加州

西弗吉尼亞州

5 月 15 日

懷俄明州(民主黨)

5 月 18 日

阿肯色州

肯塔基州

俄勒岡州

5 月 25 日

愛達荷州

6 月 1 日

阿拉巴馬州

新墨西哥州

南達科他州

6 月 8 日

蒙大拿州

新澤西州

7 月 26 日至 29 日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地點：波士頓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地點：紐約市

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

得克薩斯州

來源：

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U.S.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和全美
州務卿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retaries of State*)

與托馬斯·曼談 2004 年競選

(Interview with Thomas Mann on Campaign 2004)

保羅·馬拉默德

(Paul Malamud)



問：2004 年大選有哪些主要議題？

答：每次總統競選都會涉及多方面議題，而這次總統選舉看來很可能涉及兩大主題。第一是經濟，也就是經濟增長、就業和美國財政政策的總體狀況。第二是安全，人身財產安全，也就是美國人民在國內面對恐怖主義威脅的安全感，國家的安全政策，特別是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產生的影響。

問：美國普通老百姓關心外交政策問題嗎？

答：公眾對外交政策的關注有起有伏，這取決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從大方面來看，在冷戰時期的某些時候，美國人民對外交政策極度關心；當然越南戰爭成了美國人關注的問題。我認為，"9·11"事件將使外交政策成為 2004 年選舉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受的恐怖主義襲擊使美國人民明白，我們並不像想象的那麼安全，我國絕大多數公民都對布希總統提出的我們必須主動向恐怖主義分子出擊的主張做出非常積極的反響。

“9?11”事件使美國人民現在懂得，國內安全與我們的對外政策明確相關。毫無疑問，美國公眾對總統擁護程度的大幅度上升以及普遍認為他顯示出果斷的領導能力，都是基於他的外交政策行動，而不是由於他的政府在國內問題上的主張。

“9?11”事件發生後，共和黨在民意調查中取得了巨大優勢，被認為是信得過的處理國家安全政策問題的政黨，而保持這一優勢便是總統連任的關鍵之一。努力縮小共和黨的這一優勢肯定是民主黨要重新入主白宮所必須達到的一個目標。

以美國為首的聯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後，遇到了戰後重建這一更為複雜得多的挑戰，這給批評政府的一派帶來機會，把這個問題變成一個競選議題。

問：在 2000 年舉行的上屆總統選舉中，布希和戈爾勝負難分。上次這種投票極其接近的情況會對 2004 年大選的戰術戰略產生什麼影響？

答：2000 年總統選舉是在由最高法院以 5 票對 4 票決定終止在佛羅裏達州重計選票後定出勝負的。2000 年選舉結果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再次證實了一個最根本的現實：我們國家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勢力旗鼓相當，在每一個層次的民選政府以及在個體選民中，兩黨幾乎都是勢均力敵。

所以我認為，在戰略上，兩黨都會把 2004 年大選作為一場實力接近的選舉來對待。兩黨都認識到動員本黨的核心支援者參加投票將會有多麼重要。雙方都會為動員選民投票做出巨大努力。我想人們將看到一種極有意思的轉變，即選舉資源將被從電視宣傳廣告更多地轉用到落實選民和動員投票方面，儘管仍然會有不少宣傳廣告。

兩黨和各自的同盟利益集團將投入巨資，以動員擁護本黨的選民前往投票站投票。民主黨很可能會利用其核心支援者對 2000 年佛羅裏達州計票結果的不滿情緒，激發他們參加投票。

但值得記住的是，在 2002 年的國會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在動員選民投票方面佔了上風。他們對共和黨選民的動員比較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他們取得中期選舉勝利的原因。

問：各黨用什麼方法動員選民參加投票？

答：在有強制投票規定或者投票率很高的那些國家裏，這方面的情形與美國不同。在美國，所謂的正常情形，是指在總統大選中有 50% 的適齡選民參加投票，因此，如何使公民前往投票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要問決定美國人是否參加投票的因素有哪些的話，最主要的因素多半是資訊。有投票權的人是不是確實知道要舉行選舉？他們是不是知道有哪些候選人？他們是不是知道不同候選人和不同政黨之間的區別？

再有，他們是否喜歡其中的某一個政黨？他們是否與競選的某一方有某種聯繫？

第三，有沒有人告訴他們去投票？他們是不是親自被告知投票站在哪裏以及應該在什麼時間去投票？這最後一項因素是動員選民走出家門投票的重點。

動員選民投票的工作需要靠在基層建立群組織，通過電腦檔案找出很可能支援自己這派候選人的選民，然後通過打電話、直接發郵件、或者最好是親自接觸——理想的情況是通過與他們共事的人或同一社區的鄰居等可信賴的人——同他們聯繫，最後，在選舉日當天，再打電話，確保他們去投票站，有時還提供交通工具將他們送到投票站。這的確是一種很大的努力。

問：動員核心選民自然是最有效的。各黨的核心選民是什麼樣的人？

答：密歇根大學政治研究中心所做的人口學分析展示了兩黨不同的選民基礎。
[見 <http://www.umich.edu/~nes/nesguide/nesguide.htm>]民主黨最有力的支援者是非洲裔選民，通常十分之九投民主黨的票。西班牙裔選民也是支援民主黨的居多，但支援的比例為二比一或更小。工會會員家庭大多投票支援民主黨。低收入的勞工階層選民多數支援民主黨，雖然其中也有一些人趨於社會保守派，

相當一部份人偶爾對共和黨候選人感興趣。對社會和文化族群問題的擔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勞工階層選民和中產階層的男性白人選民支援共和黨的原因。

離婚者和單親家庭傾向於支援民主黨，而傳統夫妻家庭往往更支援共和黨。宗教歸屬和參加宗教活動和儀式的多寡也是判斷共和黨基本選民的有力特徵。一個人參加宗教禮拜越多，就越可能是共和黨人，投共和黨的票。主張宗教與教育或國家功能分離的人或者非信教人士多為民主黨的支援者。

收入較高的人往往傾向共和黨，經商人士尤其如此——從小工商企業家到大公司主管。然而，受教育程度高、具有碩士以上學位的新專業人員越來越支援民主黨。

最後，各黨的選民基礎在地理分布上也有所不同。根據上屆總統大選後電視上展示的一張彩色美國地圖所用的標誌，人們把這些州分別稱做“紅州和藍州”。地圖上的藍州投的是民主黨的票，這些州集中在東西海岸，另外還有北部地區的一些州。紅州，即共和黨佔上風的州，則多分布在南部，在農業州和落基山脈諸州，另外還有幾個中西部的州。

從各州內也可看出不同政黨選民的分布情況。民主黨的基礎多在城市內和近郊區，而共和黨在遠郊區和農村地區更佔優勢。

民主黨的勢力在高科技發展地區日益壯大，而共和黨的主要勢力是在美國一些人口其實減少了的地區，也就是一些農村地區。共和黨在南部各類郊區都頗為得勢，包括在迅速發展的(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周圍地區。

總之，共和黨可以被視為是宗教與文化保守派、工商業者、南方及山區各州和中西部以及遠郊區和農村地區的政黨。民主黨的支援者則包括少數族裔、主張宗教與國家事務分離的人士和社會自由派、工會會員家庭、大城市和低收入居民以及東西海岸。當然，所有這些分類都是基於整體傾向。在每一類人口中都有著各種政治傾向。

問：在任總統在選舉中有哪些有利和不利因素？

答：首先，大多數競選連任的在任總統都獲得成功，這是歷史事實。當然，並非所有在任總統都如願以償。其實，在最近歷史上，我們有過幾位未能連任的總統。1992 年前一位布希總統和 1980 年卡特總統在都沒有贏得連任。福特總統也是這種情況，他並沒有被選為總統，而是接任總統，在 1976 年爭取連任的努力也未獲成功。

但是，總的說來，在任總統往往能贏得第二個任期。部份原因是，他們通常不必面對初選的挑戰，而初選會讓候選人暴露自己的弱點，使競選實力受到影響。不過，前一位布希總統、卡特總統和福特總統都在初選中受到挑戰。現任喬治·W·布希 (George W. Bush) 總統在這次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中沒有競爭對手，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優勢。

其次，在任總統所處的地位使他可以主導被西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所稱之為的"先聲奪人的講壇" ("the bully pulpit")——駕馭競選議程，把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到有利於自己的議題上去。有時候，他們通過在外交政策和國內經濟政策上的行動，把自己處於能夠改變現狀的位置，從而為競選加分。作為在任總統，他們在籌款、積累資源等方面也會相對容易。他們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優勢分散給黨的積極分子，而這也對競選有利。

至於在任總統的不利因素則是，任期內發生的好事會記在他們的功勞簿上，發生的壞事也往往會歸咎於他們，無論他們是否有這種功勞或責任。因此，總統任職於順遂時期，連任會是坦途一條。但在經濟不景氣或一項外交政策失利之時擔任總統，則是個重大不利。從很多方面來說，總統大選就是鑒定現政府政績的全民公決。

好年景是有利因素。壞年景顯然是不利因素。

問：布希總統的政治基礎人們是知道的。然而，大部份競選總統的民主黨人有著各種職務背景——有眾議員、參議員、州長、將軍。這些職務背景會對他們當選總統的機會產生什麼作用？

答：有一個說法是，美國參議院的大部份議員，每天早晨醒來在洗澡間照鏡子時從鏡子裏看到的，都是一個總統人選。但我們說，多數參議員受到"召喚"，很少人真正被選中。最近一位當選總統的參議員是**1960**年時的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後來，有好幾位參議員曾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但都在選舉中失利，其中包括參加**1996**年競選的鮑勃·多爾(**Bob Dole**)和參加**1972**年競選的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看來，參議院不是一個競選總統的特別可取的起點站。

多數最後贏得總統競選勝利的候選人，要麼是副總統，要麼擔任過州長。副總統職務是競選總統的順理成章的基點，雖然在任副總統並不總能獲得成功，就像阿爾·戈爾(**Al Gore**)在**2000**年體驗到的那樣。州長職務已證明是產生總統人選的沃土，最近的例子就是喬治·W·布希，在他之前有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這確實是個不一般的現象。軍旅生涯曾是蘊育十九世紀總統的沃土，但在當代，只有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一人是從軍事統帥上升為最高統帥的。

問：有關競選籌款的法律對本屆大選結果會有什麼影響？

答：喬治·布希在**2000**年提名過程中，成為首位謝絕接受公共(美國政府)等額補充資金而當選總統的候選人。按照法律，當時他這樣做，就使他的競選資金開銷不必受數額限制。結果，他在**2000**年籌集了超過一億美元的捐款，競選消費超過了民主黨對手。如果他接受了公共資金，將不得為競選如此花費。在**2004**年，鑒於候選人可依法接受個人捐助的金額從**1000**美元增加到了**2000**美元，布希的競選活動將再次放棄公共等額補充資金，在提名階段可籌到兩億美元之多的資金。

在沒有人挑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情況下，布希總統的競選班子可以利用這筆資金，以他們的方式向公眾描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並著手建立輔助說明動員選民投票的地方群組織。這是一個極大的優勢。

沒有一位民主黨候選人在該黨初選時期表現出有如此大的籌資能力。如果他們接受公共等額補充資金，那麼他們的競選資金開銷將被限制在接近**5000**萬美元，

而其中大部份資金被用於 2003 年中和 2004 年頭幾個月爭取候選人提名的初選中。這樣，在贏得總統候選提名人、黨的代表大會結束以後的競選階段，資金已經所剩無幾。鑒於這種情況，預計會有一個或多個民主黨候選人放棄公共等額補充資金，最大程度地籌集和使用資金。

在初選競選活動結束、提名總統候選人的黨代表大會召開以後，候選人將再次決定是否接受公共等額補充資金，供大選之用。預期布希總統和民主黨總統提名人這時都會接受。

問：資金對總統競選的結果會有那麼大的作用嗎？

答：資金對有些選舉或在某些情況會下，會比對另一些選舉或在另一些情況下來得更重要。在競選聯邦眾議員、參議員和競選州長時，資金的作用極其重要，因為對大多數參選人來說，要讓選民了解自己，真正得到機會打破默默無聞的狀況，是需要大量資金的。

在爭取贏得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過程中，資金也很重要。在這個階段，多數候選人知名度相對較低，他們需要有資金宣傳自己和自己的政綱，並且建立群組織。在大選中，資金的重要性相對減小，因為到了這個重要的競爭階段，會有一定程度的“免費”的媒體關注，會有電視轉播的辯論。選民大多從自己的政黨傾向出發來審視候選人。不過，在實力接近的選舉中，資金仍然對能否爭取到微弱優勢而取勝起決定作用。

問：在 2004 年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是能夠通過批評當政的布希總統就取得勝利呢，還是說，民主黨也需要確立某種積極的主題？

答：民主黨要成功，需要有兩個條件。其中絕對主要的是，他們需要拿出讓選民拒絕布希連任的理由。這個理由與其通過提出另一套主張來體現，不如更要通過讓公民表達出對喬治·布希執政的不滿。

民主黨要重新問鼎白宮並重新取得對國會的控制，就需要有大量的選民表達類似這樣的情緒：“在經濟上我的生活安全感不如以前；由於反恐之戰勝券不穩和

伊拉克局勢不明朗，我的人身安全感也不如從前。”這是民主黨 2004 年入主白宮的一個必要條件，不過大概還不夠。

第二個條件是，民主黨需要達到一定的公信度。他們需要有一位得到美國人民信任的候選人，人們相信他能夠保護我們的安全，執行的方針政策將不會古怪極端、不會讓人感到給美國人民帶來的風險多於機會。

所以，的確，民主黨必須提名一位能提出可行的國家安全戰略、可行的經濟和國內政策策略的候選人。大多數美國人不會把布希總統的政策與民主黨人的方略做直接比較；真正的情況將是，當美國人確定總統的政績不一定值得讓他連任時，就會更仔細地審視民主黨人並考慮：“我們能相信他們嗎？”這時候反對黨就必須提出可行的、積極的主張。

問：有句老話說，在總統競選過程中，候選人為了迎合本黨的基本選民會表示出較為極端的立場，民主黨向左，共和黨向右。情況是這樣嗎？這會在今後一年中影響候選人的政治行為嗎？

答：在最近的幾次大選中，成功的總統候選人並沒有落入這種模式。例如，喬治·布希在 2000 年時設法做到了在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過程中，提出讓他的保守派基本選民感到高興的實際政策，而在獲得提名後，則提出溫和與關愛的口號，以避免被人說成是極端保守或右傾。

比爾·克林頓曾在自己的黨內拋棄了左右兩派對峙的傳統做法，努力通過其他方式既吸引基本選民，也吸引搖擺不定的選民。競選活動的積極分子確實往往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得更加極端，共和黨人士的極端是向右，民主黨人士的極端是向左；但是，仍然有可能做到以不損害自己在競選中的立場的方式，吸引選民和提出主張。

問：在這次大選中，網際網路的作用是不是越來越大？

答：在大選中，不應把網際網路視為一種大規模的通訊形式，它不是電視廣告宣傳的替代手段。相反，網際網路的重要性在於，它成了一種群組織競選活動的

方式——征集和群組織志願人員、籌款、協調基層活動、向支援者傳遞資訊等等。霍華德·迪安(**Howard Dean**)發展了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在 2000 年選舉籌款上的成功，利用網際網路籌得大量資金。迪安和其他民主黨候選人都把網際網路當作進行群組織建設的一種手段。

就布希陣營而言，他們也明白網際網路的重要作用。他們在積極利用網際網路，用它來籌集資金、建立自己的地方群組織，並確保以一種既能激發資源又能有效分配資源的方式聯繫共和黨的積極分子。

因此，從這些意義上來說，網際網路將成為本次大選中的一個重要力量。

問：除了總統選舉之外，當然還要有眾、參兩院的選舉。這些選舉的形勢如何？

答：目前看不到向任何一個黨一邊倒的跡象。看起來更有可能出現的是一場旗鼓相當的選舉。

自 1994 年選舉以來，共和黨在眾議院一直佔多數地位。共和黨在參議院也曾佔微弱多數，在共和黨參議員吉姆·傑福茲(**Jim Jeffords**)退黨成為無黨派人士之後，共和黨曾短暫地失去過多數地位。在 2002 年的選舉中，共和黨奪回了參議院的多數地位。很多分析人士通過觀察眾、參兩院選舉的結構認為，在不意外出現有利於民主黨的大潮的情況下，共和黨很可能在 2010 年以前始終保持多數黨地位。

造成這種情況的部份原因是，爭奪眾議員席位的選區的數量減少。而這又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近年來的因素之一是，共和黨成功地利用了一些州重新劃分選區的機制，使他們的選民更有效地分布在不同選區。在今年角逐眾議院 435 個席位的選舉中，只有 10% 的席位會出現激烈爭奪。鑒於共和黨具有作為執政黨的優勢、籌得更多的競選資金、在選區重劃中佔了上風，他們極有希望維持多數黨的地位。

在參議院，面臨改選的民主黨席位多於共和黨席位。要記得，每一個選舉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席位需要改選。參議員的六年任期是相互錯開的。現在有更多的民主

黨席位要改選，而這些席位又多在“紅色”(更保守的)州，那些是 2000 年布希得勝的州。

所以說，只有在總統選舉中出現向民主黨一邊倒的局面時，民主黨才有機會成為國會中的多數黨。

國會選舉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約翰·奧爾德里奇

(John H. Aldrich)



2001 年 2 月 27 日喬治·W·布希總統第一次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 AFP/CORBIS)



1997 年 1 月 7 日眾議院議員在第 105 屆國會開始時宣誓就

雖然媒體將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 **2004 年** 的總統選舉，但是美國人民也將在同時投

職。 (AP/Wide World Photos)

票選出擔任政府各種其他職務的數以千計的官員。其中，國會選舉可能會跟總統競選一樣激烈，而且幾乎同等重要。目前，美國兩大政黨的權力對比相當接近。共和黨在眾議院的 **435** 個席位中只以 **12** 席之優佔多數，而在參議院的 **100** 個席位中只佔 **51** 席。

國會選舉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國會對制訂政策具有關鍵作用。美國實行的是與一般議會體制不同的國會與總統分權制。一切法律都在國會起草，必須經國會通過。另外一個與一般議會制度不同的特點是，在美國不存在那麼嚴格的黨紀黨規。國會議員可以就他們認為最好的政策，包括他們認為最有利於自己連續當選的政策，自由地投票。因為這樣，國會領袖為結成優勢聯盟就必須逐個地爭取議員，而不是依靠黨紀嚴格的政黨所提供的一致支援；因此，國會每個席位的得失都對兩黨具有重要意義。

美國的選舉方式意味著，有可能出現一個政黨掌控國會而另一個政黨掌控白宮的局面。這種所謂的分掌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局面已經變得十分常見。在過去的 24 年中，有 16 年是由不同的政黨分別控制眾議院和白宮。1994 年以來，共和黨一直佔眾議院的多數。從 1994 年至 2000 年，即比爾·克林頓總統在位的後六年，共和黨也控制了參議院。

2000 年的大選使共和黨贏得了白宮並保持在眾議院的多數。但兩個政黨在參議院各佔 50 個席位。《憲法》規定副總統(現在是共和黨的迪克·切尼, Dick Cheney)在參議院有打破均衡的一票，所以，2000 年選舉後，共和黨佔極其微弱的多數，形成共和黨一統聯邦政府的局面。

2001 年 6 月，共和黨參議員詹姆斯·傑福茲(James Jeffords)脫離共和黨，從而使對參議院的控制權回到民主黨一邊，重新形成兩黨分掌政府的局面。在 2002 年的選舉中，民主黨又喪失了這個微弱多數，使共和黨重新控制參、眾兩院。

國會選舉過程

議院和參議院具有幾乎相等的權力，但選舉方式大不相同。美國共和制的締造者的意圖是，讓眾議院議員接近大眾，在立法時最忠實地反映民眾的願望和抱負。因此，他們確定眾議院要有較大的規模，議員任期較短(兩年改選一次)。最初，有些人認為兩年的時間太長；但如今人們更普遍擔心的是，頻繁的選舉會導致在任眾議員總是忙於競選連任，將心思主要用於考慮什麼對自己的競選勝利最有利，而不是對國家最有益。

在眾議院，一個席位代表一個地理選區，每個議員由獨自的，或曰“單一席位”的選區根據簡單多數原則選出，即誰得到的票數最多，誰就贏得選舉。50 個州中的每個州都被確保在眾議院內有至少一個席位，其餘席位按人口分配給各州。例如，阿拉斯加州人口非常少，因此在眾議院僅佔一席。加利福尼亞是最大的州，目前有 53 個席位。

參議院的性質是代表各個州。參議員其實最早是由州議會挑選；直到 1913 年憲法的《第 17 條修正案》通過後，參議員才由各州的選民直接選出。每一州有兩名參議員，任期六年。每兩年有三分之一的參議院席位改選。參議員實際是由選民多數選出，每一個州相當於一個“單一席位”選區。



2002 年 8 月民主黨國會初選候選人馬耶特(Denise Majette)在佐治亞州迪凱特市對支援者表示感謝。(AP/Wide World

Photos)

在由簡單多數原則決定的選舉中，尤其是在單一席位的選區中，因為選民不願意把選票"浪費"在他們認為毫無希望的競選人身上，所以任何第三黨的候選人都很難取勝，而這種情況就會導致形成只有兩大政黨的體制；想贏得選舉的候選人也因此而避免與任何毫無希望的政黨沾邊。因為沒有所謂"邊緣代表"(**peripheral representation**)，少數人的聲音往往通過兩大強黨之一的黨內代表得到反映，而不是通過不受輿論重視的支流團體得到代表。在美國的整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兩個以上的大黨。今天，即使在大興所謂"以候選人為中心"的競選中，第三政黨及其候選人雖然經常有所努力，但鮮有成功。**2002**年選舉過後，美國眾議院**435**個議員中只有兩位是獨立於兩黨之外的議員，在有**100**個議員的參議院裏，只有一位獨立派的參議員。參、眾兩院中的所有其他席位都被共和黨和民主黨——美國自**1860**年以來的兩大政黨——的成員贏得。

國會選舉因素

美國歷史上的絕大部份時期，國會選舉都"以黨為中心"。由於大多數選民長期忠於這一政黨或那一政黨，他們傾向於依黨派界線投票。國會議員經常重新當選，有時連任幾十年，原因就是他們選區的大部份選民支援這一政黨。議員本人的努力對增加或減少選民的支援度只有非常有限的影響。最近幾年，候選人的個性和競選議題開始成為影響黨派忠誠度的因素。

自**1960**年代以來，聯邦選舉越來越變成以候選人為中心的競選。候選人具有的利用電視、籌募大筆捐款和舉辦民意調查以及其他現代手段展開競選的能力，使選民可以對候選人個人有更多了解。因此，選民在權衡政黨忠誠度之外，往往也考慮兩位候選人在他們印象當中的長短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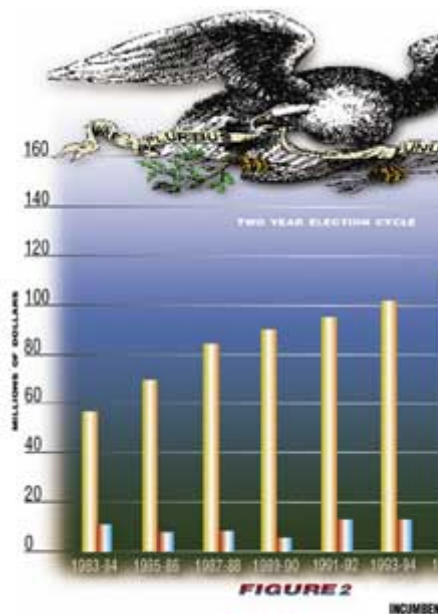
以候選人為中心的投票選舉對國會現任議員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優勢。一般說來，現任議員總要比向他們挑戰的對手有更多的上電視和見報的機會。更多的媒體曝光和對公共政策的實際影響力使現任議員可以籌集到更多的競選資金。出於這些以及其他原因，爭取連任的現任議員非常有可能贏得選舉。在**2002**年，有**398**位眾議員競選連任，只有**16**人被擊敗。而競選連任的**26**位參議員只有**3**人落選。

以參議院 88%、眾議院 96%的重新當選率來看，可以公平地說，國會選舉不僅是以候選人為中心，而且是以現任議員為中心的。

現任議員有更多資金，得到更多的媒體報導，因此，他們能夠依靠在選民中的知名度戰勝往往缺少知名度的對手，取得競選勝利。一些調查結果顯示，十分之九的被調查者知道他們的現任眾、參議員的名字，而即使是到了競選尾聲，也只有略多於二分之一的人知道主要競爭對手名字。由於幾乎不為人所知，這些競爭對手很難說服有錢人給他們捐款。這導致一個不幸的回圈：有強大潛力的候選人往往不去挑戰地位穩固的現任議員，而那些“機會渺茫”的真正參加競選的人，無法籌集到競選資金。

圖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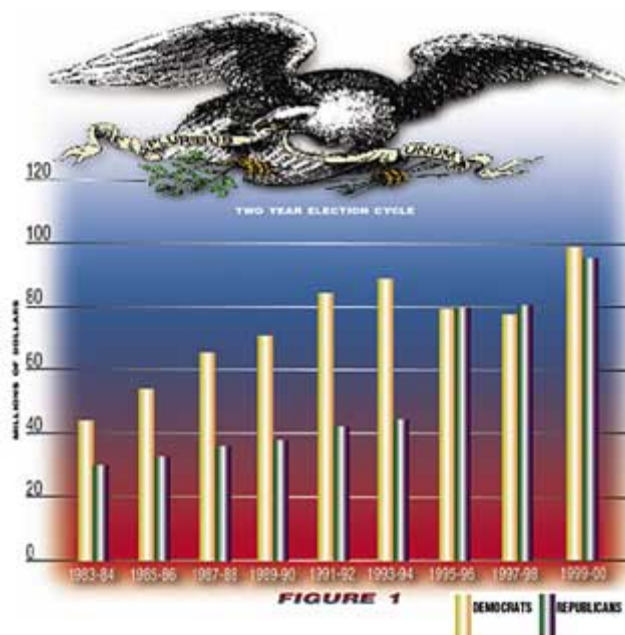
1983 年至 2000 年政治行動委員會
對參加眾議員競選的現任議員
和挑戰對手的捐款



(黃柱代表在位議員；紅白藍柱代表在野對手)(來源：U.S. Statistical Abstract)

圖表一 1

1983 至 2000 年政治行動委員會
對民主黨和共和黨眾議院競選的捐款



(黃柱代表民主黨；白柱代表共和黨)

(來源：U.S. Statistical Abstract)

各類政治行動委員會給國會候選人的捐款數量敘述，資金、政黨和在位對國會競選有重要作用。圖 1 顯示的是在 1983 年至 2000 年期間（現有資料截止於 2000 年），政治行動委員會給兩大主要政黨的捐款情況，並敘述了在這段時期內競選捐款的總體增長。從中人們還可以看到，民主黨在 1994 年前，也就是它作為多數黨的年代裏，在獲得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援方面佔有相當大的優勢。在最近三次選舉期裏，共和黨在這方面追上民主黨。在競爭如此激烈的情形下，兩黨現在從政治行動委員會得到的捐款數額幾乎相等。

圖 2 顯示了政治行動委員會在同一時期給現任議員和他們的對手的捐款數額。現任議員在歷次競選舉中都具有明顯的籌款優勢。最近幾十年來，政治行動委員會給現任議員的捐款額大量增加，而給予對手的資金卻增加有限。僅這一個圖表就足以顯示現任議員為什麼會以如此高的比例重新當選。

當對手真正為選民所熟悉時，選民很可能會比較平等地對待兩位候選人，把票投給他們認為具有更強說服力的候選人。

在國會選舉中什麼因素最具吸引力？在這點上也發生了改變，尤其是在最近的選舉中。

直到最近為止，國會選舉一般涉及的是一個選區的具體利益和所關心的問題，而不是全國性問題。所謂的"中期選舉"尤其是這樣。中期選舉是指在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之間進行的選舉，因此沒有在總統大選中必然出現的全國性議題。這種以地方議題為焦點的選舉十分適合以候選人為中心的競選趨勢，它使候選人可以按照自己所在選區的情況有的放矢地提出主張。**1994** 年的選舉是一個轉折點。共和黨在參議院取得多數，同時驚人地從民主黨手中奪走了眾議院的 **52** 個席位，**40** 年以來第一次在眾議院佔多數。共和黨眾議院領袖、眾議院議長紐特·金裏奇(**Newt Gingrich**)採用的戰略之一是，提出一項稱為"美利堅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的十點立法計劃。這項契約由絕大多數共和黨眾議員候選人在競選的早期簽署支援，選舉後變得尤為重要。金裏奇承諾——大部份獲得成功——新的共和黨多數將以驚人的高速度、**100** 天內在眾議院通過該契約主張的立法

條款。這一點提昇了共和黨及其領導能力的形像，並因此而形成一種標準，使全國性議題及類似全國性政綱等成為中期選舉的一個規範內容。

自 1998 年以來的兩次中期選舉都跟 1994 年的選舉一樣驚人。在 1998 年，在任總統的政黨自 1934 年以來第一次從反對黨手裏奪得眾議院席位。雖然共和黨在國會繼續佔多數，但被看作實際輸掉了 1998 年的選舉。黨內許多人把“失敗”歸咎於黨沒有在一些主要問題上清楚表達全國性的立場。民主黨沒有能夠在 2002 年增加獲得多數所需的席位。不管正確與否，許多黨的領袖將失敗原因歸於沒有提出黨的全國性政綱。

此电子书内容来源：美国国务院 电子书由禁书网热心网友制作。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 提供禁书下载阅读，禁书目录，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中国禁书，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http://bannedbook.s3-website-us-east-1.amazonaws.com/>

2004 年的國會選舉

過去十年間國會選舉的戲劇性風雲變化使選舉預測變得很不可靠。最重要的預測也許就是：老式的競選方法已經不最有效；選民做決定的方式正在改變。不過，仍可對 2004 年做出某些預示。

2004 年最緊迫的問題是，民主黨是否能奪取足夠的席位重新在眾議院成為多數。只有 34 個參議院席位需要重選，其中民主黨有 19 席。此外，共和黨在上次選舉中遇到勢均力敵對手的情況較少，而這次，22 個席位的角逐將在喬治·W·

布希 (George W. Bush) 2000 年獲勝的州進行。這樣看來，民主黨將不可能贏得參議院席位。共和黨在國會的多數看來十分穩固，人們的注意力將集中在眾議院。

兩個政黨都在努力物色最強的候選人，並為眾議院選舉調動資源。物色新的眾議員候選人關係重大，尤其是物色那些有參選經驗的人，例如州議會的議員。但同樣重要的是，本黨總統候選人會在多大程度上增強或削弱眾議員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對於那些競選現任議員即將空出的席位的候選人來說，情況尤其如此。有經驗和有成效的眾議員候選人，加上黨的總統候選人強有力的競選活動，將可能給兩黨的席位分配造成巨大擺動。

近幾十年來，總統的"提舉力"——即有多少投總統票的選民同時把票投給總統所在黨的國會議員候選人——有所減小。這兩項投票現在相對獨立。另外，2000 年兩位總統候選人獲得的票數旗鼓相當，這種平局不可能給任何一黨在國會選舉中帶來優勢。鑒於現在的局面是，一位在任總統競選連任，兩個政黨在國會勢均力敵，因此，國會中的黨派平衡很可能將取決於總統選舉投票。如果喬治·W·布希總統能夠保持他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和戰爭剛結束時的公眾支援率，那麼，他確實有可能增強他的黨對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雙重控制。如果對他的支援率也許由於經濟問題而下跌，那麼，他有可能使共和黨一同喪失十年來的眾議院多數黨地位。

假如全國性的大問題越來越成為國會選舉的重要內容，在 2004 年影響全國選情的最重要力量將是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及政策。這方面最難以預測。在民主黨方面，截止本文截稿時，總統候選人提名競選毫無定局，爭取提名的候選人眾多，然而尚無一人可脫穎而出。目前，人們無法預測將是自由派還是溫和派、主戰派還是反戰派的候選人成為民主黨提名人首選。如果布希總統像人們預料的那樣競選連任，他無疑將得到共和黨重新提名。

在 2004 年，國內政策很可能會再度成為中心議題。反恐怖主義之戰也仍會繼續是一個主要外交政策議題。自從蘇聯垮臺以來，國際問題曾有相當長的時間不在總統選舉中佔重要位置，如今雙方將從什麼角度就此展開辯論、公眾又會如何

做出反應都很不確定。但是目前看來，美國的經濟有可能是選民最關心的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也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究竟經濟會不會出現（並被視為出現）強勁增長，從而有利於共和黨；還是將繼續疲軟、甚至衰退，從而使民主黨重新上臺？

總之，近十年來兩黨勢均力敵的局面將導致 2004 年出現對參、眾兩院控制權的爭奪。這也將與美國的民主利害攸關，因為在一個黨、另一個黨、或沒有任何一個黨居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政策走向將會大不相同。令結局更加難以確定的是，國會選舉很可能取決於公眾對兩位總統候選人的態度，包括取決於民主黨提名候選人是誰，持什麼立場，以及公眾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所有這些因素會使 2004 年的競選格外扣人心弦。

約翰·奧爾德裏奇(John H. Aldrich)是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政治學菲澤-普拉特(Pfizer-Pratt)校級教授，專業領域為美國政治與行為學、形式理論及研究方法。他的著作(包括與人合著)有：《為什麼要有政黨？》(Why Parties?)，
《黨大會之前：競選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戰略與選擇》(Before the Convention: strategies and choices in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campaigns)，
《線性概率》(Linear Probability)，《對數與概率模型》(Logit and Probit Models)，及一系列其他論述選舉的書籍。他最近還出版了《2000 年和 2002 年選舉變化與持續》(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2000 and 2002 Elections)；並且曾在許多雜誌發表過文章。

民意調查、輿論和 2004 年選舉 (The Polls, the Pundits and the Elections of 2004)

約翰·佐格比
(John Zogby)



1996 年在聖迭戈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支援參議員多爾(Robert Dole)競選總統。(Philip Jones Griffiths/Magnum Photos)



從上至下：一位男子在閱讀 1968 年 5 月 1 日《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上宣布約翰遜(Johnson)總統決定不競選連任的訊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1968 年 4 月在克利夫蘭對凱斯西儲大學學生發表講話。(©

很多美國人喜愛政治性民意調查。其他一些人則憎恨它。喜歡民調的人喜歡政治遊戲——誰領先，誰有機會獲勝，誰在醫療或經濟問題上的立場最得人心。這些"政治迷"密切關注總統、州長和市長的政績評分。另外，很多選民似乎願意看到自己與社區或全國的其他人息息相通。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因辦公室隔間或長途上班路程而相互隔離的時代，民意調查能讓公民感到自己在社會事務中與其他人的相互關係。

CORBIS; ©
Bettmann/CORBIS)

民意調查是一個引起爭議的行業。人們常常指責我們所從事的遠遠不止是僅僅衡量在各種問題和各位候選人上的輿論脈搏，而是企圖左右選民，對順應民意的民選官員造成不可抗拒的作用力，最終影響選舉中的選民投票率。但是，我在20年的專職民調工作中發現，那些最大聲抱怨民意調查的人，正是那些最善於隨時引用最新調查數據的人。

民意調查今昔

從前，佔主導地位的民意調查群組織只有一兩個。如今，在這個即時新聞、網際網路和全天候有線新聞頻道的時代，大塊新聞時段常常要靠受委託和獨立進行的各種來源的民調資訊充填。

儘管1824年首次出現了由賓夕法尼亞州哈裏斯堡一家地方報紙進行的政治性民意調查，但獨立的民意調查直到1930年代才成為政治競選新聞中的常見內容。最早和最好的現代民調機構有蓋洛普(Gallup)和羅珀(Roper)，其後又出現了在美國家喻戶曉的辛德林格(Sindlinger)、揚克洛維奇(Yankelovich)和哈裏斯(Harris)。此外，到了1970年代，美國三大電視網的新聞節目都開始提供他們自己就總統大選進行的民意調查，不久還把民調範圍擴大到重要的州長選舉和國會議員選舉。

媒體民意調查與為候選人或政黨私下進行的民意調查有很多不同。媒體民調由新聞網和它的網系報紙聯合進行(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紐約時報，美國廣播公司/華盛頓郵報，全國廣播公司/華爾街日報)，並且已經成為政治進程的一個重要群組成部份。它們與專門為候選人或政黨私下進行的民調的最關鍵不同是，媒

體民調是公開的，以中立和獨立為宗旨，主要目的是讓選民了解哪些候選人在政治競選中處於領先地位。這種客觀性尤為重要，因為它能防止候選人用他們“自行的”民調惑眾。例如，有時候候選人聲稱他個人的調查顯示他處於領先地位，而普遍看法並非如此。幾十年來，獨立的政治民調為人們提供了對競選的客觀觀察，對每位候選人的強弱點的評估，以及對支援各個候選人的人口成份的分析。這種獨立的民意調查使記者和編輯能夠對競選活動做出如實的評估和報導。

獨立民調所體現的這種透明度為讀者和觀眾提供了有益的服務。但即使是獨立民調也會存在問題。在 **1996** 年的總統選舉中，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參議員多爾是當時民主黨在任總統克林頓的競選對手。儘管大多數民意調查顯示多爾在整個競選中一直落後多達 **25** 個百分點，但我為路透社所做的民意調查卻顯示雙方在競選中非常接近——大約在 **7** 到 **12** 個百分點之間。然而在那次競選中，其他機構的網路和主要報紙的民意調查主導了媒體報導。因此，候選人多爾被日復一日地說成是“大大落後於”克林頓總統“多達 **25** 個百分點”的候選人。當競選報導僅以那種最一邊倒的民意調查為依據時，就可能嚴重歪曲現實，暗示選舉結果，進而導致形成那種結果。這也無助於候選人籌款或得到闡述自己觀點的公正機會。

這是否意味著選前民調對選民投票率及選舉結果有實際影響？簡單的回答一般是：沒有影響。儘管有關多爾和克林頓競選的報導給多爾參議員造成很大困難，但沒有真正的證據顯示多爾會在競選中獲勝。也沒有明顯的證據顯示，任何候選人競選失利是由在選前民調中處於劣勢所造成的。

不過，有些人堅稱，現在的民意調查過多——所謂民調成災(**poll-ution**)。我已經提到過全天候有線新聞網及其充填大塊新聞空白的需求。這是政治民調激增的原因之一。各媒體集團之間的大力競爭當然也是一個因素。在 **2000** 年競選期間，至少有 **14** 次大型獨立民意調查，它們的結果並非總是一致。但選民不應抱怨——他們可以從中選擇，選民在鑒別民意調查結果時，應該像他們選購汽車或房子時一樣，作一個理智的消費者。進行民意調查應遵循一些基本原則。以下我就如何最佳利用民意調查提出幾點建議。

抽樣規模和誤差幅度



2000年8月17日，媒體工作人員在洛杉磯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進行網上報導。(Getty Images)

有時候，在一個大型事件後，會進行連夜民意調查——比如：在總統發表一年一度的國情咨文演說或競選政治要職的候選人舉行辯論之後。這些調查往往只對全國範圍內的500名成年人進行抽樣，結果通常當夜統計，以便第二天公佈。儘管這些"連夜"調查(overnighters)可以迅速顯示公眾的反應，但專家認為這種調查有缺陷。

首先，在一個兩億八千萬人口的國家，僅以500名公民作為抽樣調查物件，份量非常有限。

這種調查的準確率可能達95%，上下誤差幅度為4.5%，但它在總統大選或各州主要選舉中其實不足為據。此外，我認為，500人的抽樣規模不能夠為全國大選或各州主要選舉所需要的進一步分類分析提供有統計學意義的數據。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方法上的問題。在一夜之間完成的調查意味著有廣泛代表性的人口群體當時可能不在家。儘管民調人員將進行加權處理以使他們的抽樣調查更準確地反映人口結構，但這往往不能彌補嚴重缺失的那部份群體。例如，連夜進行的調查有可能缺乏對非洲裔美國人的代表性；而另一次連夜調查可能在內布拉斯加州或堪薩斯州抽取了過多的非洲裔美國人，在紐約州、密西西比州或南卡羅來納州抽取的非洲裔美國人又過少。

倉促完成的調查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其調查物件可能是"成年人"，而不是"可能投票的選民"，但在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很大區別。一般而言，成年人包括更多的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成員和工會會員。鑒於所有這些群體都傾向於民主黨及其候選人，如果在民意調查中代表其中任何一個群體的人過多，都可能產生偏異的調查結果。

因此，要注意調查的抽樣人數和物件。在美國，一個可靠的全國性調查將對至少1000名可能投票的選民進行調查，抽樣誤差不能超過上下三個百分點。

真假勝利

像蒙娜?麗莎或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再全面的民意調查也會引發不同的解釋。另外，民意調查給這方面的記者和輿論人士建立起一系列期望值。這樣，民調人員和輿論人士形成了一種無形的所謂“常理”。這兩方面人士都希望看到在競選中出現違背常理的候選人。因此，歷史上不乏異軍突起、背離初期調查結果所指趨勢的候選人。

以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參議員 1968 年大力反對越戰和與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的角逐為例。儘管當時反戰情緒在美國擴大，但任何人都沒有料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明尼蘇達州參議員能對實力強大的約翰遜總統提出任何實質性挑戰。然而，第一次預選(即新罕布希爾州預選)結果顯示，麥卡錫贏得了 41%的選票，約翰遜贏得 49%。雖然其實約翰遜總統的名字並不在選票上——這要待那些想投他一票的人提出，但是，輿論人士仍然認為，麥卡錫大大超出了選前民調的所有預期，繼而宣布他獲勝。麥卡錫的“勝利”震驚政壇，約翰遜總統在此後兩星期內做出不競選連任的決定。

另一個類似的輿論人士宣布的勝利發生在 1972 年新罕布希爾州民主黨預選中。曾於 1968 年短暫舉起反戰旗幟，並隨後領導了民主黨內的改革運動的南達科他州參議員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向當時在總統提名競選中明顯領先的埃德蒙?馬斯基(Edmund Muskie)發出挑戰。麥戈文個人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他在新罕布希爾州預選中的得票率可能超過 40%；因此，他聰明地向媒體表示 35%的得票率就將令他滿意。當他贏得 43%的選票而馬斯基贏得 48%的選票時，新聞界(與 1968 年一樣)認為，麥戈文這位挑戰者超出了輿論人士的預期，因而“獲勝”。同 1968 年一樣，這一“勝利”被歷史學家認為使麥戈文得到了在新罕布希爾州預選中取勝所能帶來的最大好處：媒體報導、捐款和聲勢。麥戈文借勢贏得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但在大選中慘敗給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76 年，前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剛剛參選時被華盛頓媒體記者稱為“吉米誰”(Jimmy Who)。卡特在新罕布希爾州同五位比他有名的民主黨候選人角逐時贏得了 28%的選票，足以把他推到領先地位，並最終贏得提名。

所有這些事例都敘述，選前民調可以被用來鞏固或削弱領先者的地位。民意調查的確能為競選報導定下基調，並使人感到對預測勝利有某種常理可循。

投票後民意調查(Exit Polls)

自 1970 年代以來，投票後民意調查成為美國全國大選和各州選舉中的一個主要做法。由於它力圖根據剛剛投過票的人提供的情況預測誰在選舉中獲勝，因此，這類民調也可被稱為是當今各種民意調查中最有爭議的一種。投票後民調在 2000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名聲掃地，因為幾家主要電視網錯誤地利用這些民調資訊，前後兩次對誰在佛羅裏達州獲勝做出錯誤的預報。

然而，投票後民調如果得到正當使用，可以成為民調人員、媒體和學術屆人士手中

的重要工具。除用來在選舉當晚儘快推斷出獲勝者外，這種民調還會讓專家和政治學家了解具體人口群體的投票趨向以及人們所表述的選擇理由。這些調查還有助於民調人員判斷選民在今後選舉中的投票規律——預測各個人口群體大約會有多少人參與投票。這對今後在關於政策問題的選民抽樣調查時做到具有代表性至關重要。



從左至右：2000 年，得克薩斯州共和黨人聚集在一起觀看戈爾(Al Gore)和布希(George W. Bush)之間的第一場電視辯論。洛杉磯的一位女士在參加預選選舉投票後填寫一份投票後民意調查表。 (Bob Daemmrich/The Image Works)



從上至下：總統候選人喬治·W·布希在競選期間上電視訪談節目"與克裏斯·馬修斯硬

但是，利用投票後民調來推斷獲勝者會造成一些問題。不論投票後民意調查的抽樣程式多麼週詳，它仍只是抽樣，這意味著會有抽樣誤差。如果選舉是一邊倒，關係還不太大，但在勝負難分的選舉中，一個或兩個百分點的誤差事關重大。在 2000 年大選當天，根據選前民調和投票後民調的數據，各電視網都無法在佛羅裏達州的計票工作全部完成前真正確定出是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還是阿爾·戈爾(Al Gore)得勝。但爭先預報的壓力把準確預報推到了第二位。

碰硬"("Hardball with Chris Matthews")。喬治·W·布希接受電視訪談節目"與新聞界會面"("Meet the Press")的採訪。(© Brooks Kraft/CORBIS; Courtesy Meet The Press)

我認為 2000 年 11 月投票後民調的嚴重失誤是一個很好的教訓。這話出自一個職業民意調查人之口可能有些不可思議。我們根本不需要在選票統計出來之前知道誰勝誰負。如果投票當晚進行的投票後民調只是被用來顯示誰參加了投票以及他們選擇投誰的票的原因，那將會對選舉程式更加有利。

民調業陷入危機了嗎？

近來出現了很多關於民意調查回應率降低的議論。在我開始從事這一職業時，回應率平均為 65%——即接到電話的每三個人中有兩人同意接受調查。而現在，回應率平均為 30%左右，在一些大城市還要低得多。鑒於這種情況，一些輿論人士準備宣判民意調查死刑。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回應率降低意味著完成民意調查需要更長的時間，但仍有可能做到良好的抽樣。儘管人們對一些民調公司——包括我的公司——在重要選舉中出現失誤很有說法，但實際情況是，我們大家一般仍能獲得完全在抽樣誤差幅度之內的調查結果。我認為，對民意調查能發揮和不能發揮哪些作用抱合理的期望，同時保持一份作為政治資訊消費者的正常懷疑心態，將是迎接 2004 年大選的最佳方式。

民意調查人約翰·佐格比(John Zogby) 是佐格比國際公司(Zogby International)的總裁和首席執行長。他於 1984 年創辦的佐格比國際公司為路透社和全國廣播

公司電視網(NBC television)等媒體做過民意調查，他也是《2002 年中期選舉：共和黨人為何得利》(Decision 2002: Why the Republicans Gained)一書的作者。有關佐格比的詳細介紹可見 www.zogby.com。

競選資金問題現狀

(The State of Campaign Finance)

約瑟夫·坎托

(Joseph E. Cantor)

美國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經說："金錢是政治的乳汁。" 鑒於美國的民主政體立足於自由公開的選舉，並且是基於多元的傳統，即各方都競相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這種說法並不令人驚訝。而且，它在今天還格外恰當，這是因為，選民的規模使競選人必須靠大眾傳媒與選民溝通——至少對重大選舉而言，而電視廣播作為十分有效的大眾傳媒手段，也是十分昂貴的。

美國競選公職的候選人一般靠四種資金來源：(1) 公民直接捐款；(2) 競選人所屬的政黨；(3) 利益集團，它們往往採取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形式；(4) 候選人自己及其家人的資產。自從1970年代以來，有些選舉，特別是總統選舉，還有第五種資金來源，即政府公共經費。



來自馬塞諸塞州民主黨眾議員米漢(Marty Meehan)(左)和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共和黨眾議員謝斯(右)(Chris Shays)在2002年3月眾議院順利完成關於競選財務改革的投票後互相道賀。(Paul Hosefros/The New York Times)

對電視廣播媒體的日益依賴，加上政治運作的專業化，使競選費用不斷增加。在2000年大選中，總統候選人的費用達6.07億美元，國會議員候選人的開支略超過10億美元。在那年，贏得競選的參議員候選人的平均費用是740萬美元，贏

得競選的眾議員候選人的平均費用為 84.9 萬美元。但是，隨著政黨和利益集團在向選民的直接宣傳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候選人個人為選舉造聲勢而支付的經費在全部選舉費用中所佔的比例逐漸減小。

過去，政黨和利益集團把主要精力放在為候選人捐款，由候選人用這些資金去聯繫選民，這包括通過廣告、郵件等方式向他們宣傳以及確保使他們前往投票站投票。在如今的選舉中，政黨和利益集團既為他們中意的候選人捐款，也更直接地把資金用於最大限度地擴大他們自己對選舉的影響。這種情況使監督選舉資金流動變得更加困難，尤其是對規範非候選人直接控制的經費而言。

批評人士早就表示擔心，美國選舉的巨額費用，連同對私人資助的依賴，有可能使財力雄厚的捐款人及其利益代表對公共政策產生過度的影響。解決這一問題的種種提案往往著眼於政府加強對政治資金的控制——首先是加強透明度，讓公眾了解競選捐款開銷活動，從而約束"特殊利益"對大家認為的"公眾利益"的影響。但是，反對派人士認為，選舉費用與今天經濟中的商品和服務費用以及政府的預算規模是成比例的。這些觀察人士把選舉開支看成是民主制度為促進選舉競爭所付出的代價，將利益集團的捐款和開支視為美國多元傳統的一種現代表現方式。政府司法部門還經常提到另一個涉及監管競選資金的問題，這就是，對競選的捐款和開支實行限制，是否構成對捐款人受憲法保護的政治言論自由權的不應有的限制。

可以說，美國現行的競選財務制度是改革派和現行體制維護派的理念以及界定政府規章合法性的司法裁決的融合性產物。這種情形既體現了已經確立——並得到維持——的法律，也反映了美國政治的演進。

不同民主政體的比較

把美國與其他民主體制資助選舉的方式進行比較，有助於我們了解美國政治體制的一些獨特之處。

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舉 — 美國政治體制與大多數民主體制最不相同的一點是，美國沒有採用議會制。在議會制中，政黨處於選舉和其後政府運作的中心。在美國，雖然政黨在選舉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遠遠不如在二十世紀很多改革和變化出現以前的美國歷史早期那麼重要。

無論是利是弊，美國實行的是以候選人為中心、而不是以政黨為中心的選舉制度。候選人自己往往是獨立的個人，政治前程或提名不需倚仗政黨負責人，而是取決於參加預選投票的選民。雖然這種獨立性有益於加強公開化和責任感，但它無疑增加了選舉費用，因為候選人需要有某種獨立的競選機器和經費來源。同樣，當代很多選民以無黨派自居，稱自己“依人”投票，而非“依黨派”投票，從而進一步要求候選人自己必須成為能有效聯繫選民的公眾人物。



布希總統 2003 年 6 月在洛杉磯一次籌款活動中向支援者揮手致意。(REUTERS)



加利福尼亞州議會共和黨人
1999 年 5 月宣布成立新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以促進拉美裔參與聯邦和州政治議程。
(AP/Wide World Photos)

《第一條修正案》 — 美國政體的另一個特色是，受到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保護的定義明確的言論和結社自由在政治程式中具有強大作用。判斷所制訂的法規是否與這些權利相矛盾是司法部門的職責。1976 年，在對巴克利訴瓦萊奧案 (Buckley v. Valeo) 所做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中，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對競選班子、政黨和利益集團的競選宣傳經費的金額限制，但是允許對介入選舉的團體或個人的經費來源實施限制。最高法院宣布，給競選宣傳費用規定限額，構成了對言論自由的非法限制。雖然最高法院承認，對經費來源(即捐款)的限制也涉及限制言論自由，但它認為，由於政府有必要保護這一制度不被捐款人與候

選人之間的互利關係所腐蝕——無論是在實質還是表面上，因此，有理由對經費來源加以適當的限制。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把使用競選經費的權利與言論自由的權利等同起來，把對候選人的捐款與候選人的開支區別開來，最高法院以及下級法院隨後做出的裁決對美國政治資金的限制和流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政府對政治的支援力 一 其他民主政體用公共資金資助選舉的程度比美國大得多，這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又一不同之處。在國際上，政府為政黨提供經費資助是一種普遍的做法，而且，政府對主要廣播電視臺的所有權往往有利於競選人得到免費廣播宣傳。國家的直接資助和免費廣播時間，減輕了政治人物籌集競選經費的壓力。但是美國的情形不是這樣。

美國有些人早就主張政府為競選活動提供資助，並要求私營電視廣播公司必須提供免費或優惠的廣播時間。他們的主張在立法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這些政策因一些觀念上的阻力（即要求納稅人支援他們可能不贊成的候選人）以及可行性的障礙（例如如何建立起完全公平的競選資助制度），而遭到反對。

主張實行公共資助的人在 1970 年代成功地把這一做法納入總統選舉和一些州及地方選舉的制度，但國會議員選舉不在其列。自 1976 年以來，主要政黨的總統提名人自動有資格獲得數量可觀的大選資助（在 2000 年大選中，共和黨人喬治·W·布希和民主黨人阿爾·戈爾分別得到大約 6700 萬美元的公共資金）。政黨舉行的全國提名代表大會也得到公共資金。在預選選舉中，候選人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與選民小額捐款數量相等的資助。

如果接受政府提供的資金，競選人就必須同意限制競選開支，這一點得到最高法院的批准。然而，由於有關的個人和團體能夠以合法、聯邦法律不及的方式出資為候選人助選（即下文將論述的“軟錢”），這種限制的效力被削弱。

聯邦法律的主要原則

自 1970 年代以來，美國聯邦競選財務法主要依據三項主要原則，它們適用於所有的總統和國會選舉（50 個州有各自的州和地方選舉法規）。這三項原則如下：

將財務運作公開。將選舉活動經費公開以及協助反對黨派及候選人和媒體的監督，被視為是對競選捐款和開支可能帶來的腐敗的最有力遏制。對於政府在這方面的規定，人們基本上形成了共識——至少是在原則上。聯邦機構定期公佈報告，顯示捐款總額以及對 200 美元以上的捐款的詳細分類。

禁止某些經費來源。財團公司、全國銀行和工會長期以來被禁止用其經費——公司利潤和工會會費——來對聯邦選舉施加影響(不過很多州允許這類資金進入本州的選舉)。但是，這些實體可以分別通過群組織政治行動委員會來向公司主管、持股人和工會會員募捐。這些籌款可以用於聯邦競選，進而使捐款的公司和工會對選舉產生影響。另外，在美國所有選舉中都不得有來自外國公民的資金。

限制經費來源。聯邦法限制個人、政治行動委員會、政黨對候選人、政黨和介入聯邦競選活動的群組織的捐款數額。個人在一次選舉中，可以為一個候選人捐款 2000 美元；在每兩年一次的選舉期內，可以為所有候選人、政黨及政治行動委員會共捐款 95000 美元。政治行動委員會在每次選舉中可為一位候選人提供 5000 美元，但沒有針對一個實體進行這類捐款的累計總額限制。

競選財務改革的動力

由金錢與政治引發的各種議題，使競選財務改革在美國成為一個永恆的辯論話題。在整個 1980 和 1990 年代，改革派雖然力爭充實 70 年代開始實施的法律，以削弱金錢在政治體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但他們沒有成功。

2003 年 9 月，在最高法院就麥凱恩-法因戈爾德競選財務改革法是否合乎憲法舉行聽證期間，威斯康星州民主黨參議員法因戈爾德(Russ Feingold)(左)和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麥凱

恩(John McCain)(右)
在最高法院前對新聞界
發表講話。(REUTERS)

而 2002 年最終通過的《跨黨派競選改革法》
(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也沒有反映出先
前的那些努力。那些努力的目標是改進現行聯邦法規
，但 2002 年的這項法律的目的是，通過把法案支援
者視為的原先得以逃避聯邦競選財務法的那些活動置於聯邦法律的控制下而保
住這一制度。這項法律的標籤被按照發起人麥凱恩參議員和法因戈爾德參議員的
名字，通常稱為麥凱恩-法因戈爾德(McCain-Feingold)法。

從 1980 年代開始，政黨的全國性機構的籌款數額開始大大超過聯邦法律規定的
範圍；這些資金從名義上說不是為了用於聯邦選舉本身。經過 70 年代的改革按
理應該得到控制的"肥貓"——政黨的重要資助人——把越來越多的"軟錢"("soft
money")帶進了美國的選舉制度。"軟錢"指在聯邦競選法律規定範圍以外籌集和
使用的、對聯邦選舉可能至少產生間接影響的資金。(與其相對應的是"硬錢"
，即按照聯邦競選法的規定籌集和使用的資金。)

這些數額、來源都屬於聯邦選舉禁止之列的軟錢，通常提供給政黨的州級群組
組織，用於基層運作和選民動員工作。然而，軟錢對這些活動的支援，必然使它在
輔助說明本來的支援物件，即州級和地方競選活動的同時，也有助於參加聯邦
競選的候選人。此外，由黨的全國官員和參加聯邦競選的候選人及聯邦官員協同
進行的這些籌款活動表明，爭取這些捐款主要是為了資助參加聯邦競選的候選
人。

但是，只有到了 1996 年舉行全國大選時，人們才普遍相信選舉制度正變得名存
實亡。在那一年，兩黨不僅籌集了 9 億美元的軟錢，而且利益集團和政黨還找到
了另外一條不受聯邦規定約束的影響聯邦競選的途徑：針對與選舉有關的議題
進行遊說。使用這種軟錢的方式是，把候選人與對某一問題的主張放在一起宣傳
，但不以明確的語言號召人們擊敗或選舉已經被指明的候選人。

由於大多數下級法院對巴克利訴瓦萊奧一案裁決結果的理解是，只有使用明確
語言的宣傳才受政府規定的限制，因此，各種群組織團體可以宣傳使人產生對
某些政府官員肯定或否定看法的資訊——這些官員也正是參選的候選人——而

不必受政府競選法的限制。據估計，在 1996 年以及其後的選舉中，用於這種宣傳的資金可達數百上千萬美元，但由於法律沒有要求將這類經費公開，所以確切開支規模不得而知。

麥凱恩-法因戈爾德法案的影響

1996 年以後，改革派將注意力從限制政治行動委員會和競選活動的開支及政府資助的數額，轉移到堵塞那些在他們看來使約束政治資金的聯邦法規越來越失去意義的漏洞。2002 年的麥凱恩-法因戈爾德法案基本上禁止政黨全國性機構和聯邦候選人或官員籌集和使用軟錢；同樣，法案也禁止州和地方黨群組織把軟錢用於被定為“聯邦競選活動”的運作。對於宣傳廣告，新法律規定，對在預選前 30 天內或大選前 60 天內播出的指明聯邦候選人的政治廣告的經費來源，必須予以全部公開，並禁止利用工會或公司財團經費提供資助。

在麥凱恩-法因戈爾德法案通過之前，多年來牽涉競選改革辯論的始終是憲法問題。這也許是 1976 年對巴克利訴瓦萊奧案的裁決所帶來的必然結果。那項裁決導致了一個國會未曾預見的、但對聯邦競選資金流動具有深遠意義的制度。新立法越是接近落實，是否合憲就越成為辯論的焦點。由於 2004 年的競選已經開始，參選人士在努力適應新的法律，因此，政界各方都在急切等待麥凱恩-法因戈爾德法案所要求的快速司法審核。

司法審核的第一項結果於 2003 年 5 月 2 日出臺。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在對麥康奈爾訴聯邦選舉委員會 (McConnell v. FEC) 一案進行審理後，推翻了一律禁止政黨全國機構籌集軟錢和州及地方黨群組織使用軟錢的規定，但維持了禁止可能對聯邦選舉產生更直接影響的公共宣傳和禁止聯邦候選人和任職官員籌集軟錢的規定。此外，法院還推翻了對提及聯邦候選人的電視廣播廣告的期限規定。但是，令觀察人士感到意外的是，法院允許根據廣告是否有支援/反對聯邦候選人的內容這種較主觀的標準來判斷廣告是否合法，無論它是在什麼時間播出。這一裁決後來被推遲，以盡量減少已經開始 2004 年競選活動的候選人的困惑。最終裁決將由最高法院在今年九月聽完口頭辯論後做出。

最高法院是否會按照自從巴克利訴瓦萊奧案裁決以來的基本規律，拒絕讓新法律觸及言論自由領域？還是說，浩瀚的證據和對前法律的多年實踐會使法院確信，富翁和財團的腐敗及過度影響所帶來的危險需要我們加強法律規範，即使這不是法院的初衷？毫無疑問，最高法院即將做出的裁決將對未來規範政治資金流動的努力產生深遠影響。

約瑟夫·坎托(Joseph E. Cantor)是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服務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美國聯邦行政機構專題專家。他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取得學士學位後，於1973年開始在國會研究服務部任職。自1979年以來，坎托一直專門從事競選資金問題研究，為國會提供這方面的資訊，並對相關問題和旨在改變相關法律的提案做出分析。

美國總統肖像及任期

1789 年至今



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聯邦黨(任期
1789-1797)



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聯邦黨
(1797-1801)



詹姆斯·麥迪遜
(James Madison)
民主共和黨
(1809-1817)



詹姆斯·門羅
(James Monroe)
民主共和黨
(1817-1825)



安德魯·傑克遜
(Andrew Jackson)
民主黨
(1829-1837)



馬丁·範布倫
(Martin Van
Buren)
民主黨
(1837-1841)



約翰·泰勒



詹姆斯·波爾克

(John Tyler)

輝格黨

(1841-1845)



米勒德·菲爾莫爾

(Millard Fillmore)

輝格黨

(1850-1853)



亞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共和黨

(1861-1865)

(James K. Polk)

民主黨

(1845-1849)



福蘭克林·皮爾斯

(Franklin Pierce)

民主黨

(1853-1857)



拉瑟弗德·海斯
(Rutherford B.
Hayes)
共和黨
(1877-1881)



格羅弗·克利夫蘭
(Grover
Cleveland)
民主黨
(1885-1889)
(1893-1897)



西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共和黨
(1901-1909)



沃倫·哈丁
(Warren G.
Harding)
共和黨
(1921-1923)



富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民主黨

(1933-1945)



約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民主黨

(1961-1963)



傑拉爾德·福特

(Gerald Ford)

共和黨

(1974-1977)



喬治·布希

(George Bush)

共和黨

(1989-1993)



安德魯·約翰遜

(Andrew Johnson)

聯盟黨(1865-1869)



詹姆士·加菲爾德
(James A. Garfield)
共和黨(1881)



本傑明·哈裏森
(Benjamin Harrison)
共和黨(1889-1893)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William Howard Taft)
共和黨(1909-1913)



加爾文·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

共和黨(1923-1929)



哈裏·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民主黨(1945-1953)



林登·約翰遜

(Lyndon B. Johnson)

民主黨(1963-1969)



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民主黨(1977-1981)



威廉·克林頓

(William Clinton)

民主黨(1993-2001)



托馬斯·傑斐遜

(Thomas
Jefferson)

民主共和黨

(1801-1809)



約翰·昆西·亞當斯

(John Quincy Adams)

民主共和黨(1825-1829)



威廉·亨利·哈裏森

(William Henry Harrison)

輝格黨(1841)



紮卡裏·泰勒

(Zachary Taylor)

輝格黨(1849-1850)



詹姆士·布坎南
(James Buchanan)
民主黨(1857-1861)



尤利塞斯·格蘭特
(Ulysses S. Grant)
共和黨(1869-1877)



切斯特·阿瑟
(Chester A. Arthur)
共和黨(1881-1885)



威廉·麥金利

(William McKinley)

共和黨(1897-1901)



伍德羅·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民主黨(1913-1921)



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

共和黨(1929-1933)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Dwight D. Eisenhower)

共和黨(1953-1961)



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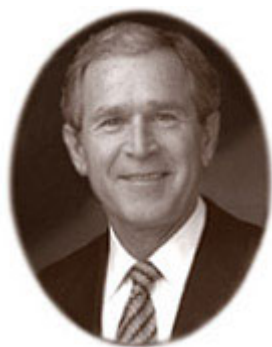
共和黨(1969-1974)



羅納德·裏根

(Ronald Reagan)

共和黨(1981-1989)



喬治·W·布希

(George W. Bush)

共和黨(2001 年至今)

(布希總統肖像來源：AP/WWP；其他總統肖像來源：美國制版印刷局)

選舉詞彙

預選會議(Caucus) — 特指以促進政治上或群組織上的變化為目的的聚會。在美國選舉政治中，這個詞專指在提名總統候選人的過程中，黨的地方活動人士舉行的會議。所謂"分層"預選會議制，是指政黨地方活動人士在地方選區會議上選出參加高一級行政區會議的代表，這一級代表再選出參加州一級會議的代表，最後由州級會議代表選出參加本黨全國提名代表大會的代表。預選會議制旨在通過選出支援某一候選人的代表來表明政黨在各州內的黨員所希望推舉的本黨總統候選人。這種做法使決定總統候選人的程式始於基層，因此將總統提名程式民主化。

燕尾提舉力(Coattails) — 從舊時紳士長禮服後下擺"燕尾"一詞引申而來，在美國政治中，指一位在職民選官員或競選公職的候選人利用自己的聲望給本黨其他候選人增加勝選機會的能力——好似讓別人受其燕尾之提舉，順勢走向勝利。

會後彈升(Convention bounce) — 在共和黨或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完成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幾天內出現的這位候選人在民意調查中聲望上升的現象。

辯論(Debate) — 近年在美國政治中，往往指由電視現場傳播的總統或副總統候選人之間的辯論；他們通過回答媒體或觀眾的提問來闡述自己和自己政黨的立場觀點。

分掌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 通常指白宮由一個政黨控制(即總統是這個黨的成員)，而國會參、眾兩院中的至少一院由對立派政黨控制(即其成員佔多數)的局面。這種情形也會出現在州政府，即州長屬於一個黨，而控制州議會的是另一個黨。分掌政府是美國政體的常見現象，從歷史效果來看，它有利於避免激進的變化，並促使兩黨政治家在立法提案問題上做出妥協。

選舉團(Electoral College) — 當美國選民前往投票站投票選舉總統時，很多人認為自己是在直接選舉總統。但美國採用的是十八世紀憲法定下的選舉團制度，因此，嚴格地講，情況並非如此。選舉團是一群組"選舉人"的總稱，他們由各州黨員在州內提名產生。在大選日，選民實際是把票投給承諾支援某位總統候選人的"選舉人"。哪位候選人贏得的選民票數最多，支援這位候選人的"選舉人"就將作為這個州的代表，出席於 12 月分別在各州州府舉行的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的投票。總統候選人必須在全國獲得至少 270 張選舉人票方可當選。

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 負責貫徹和監督執行聯邦競選財務法的獨立管理機構，根據對 1971 年聯邦競選法的 1974 年修正案設立。

前置(Front-loading) — 在大選進程中，將預選會議/預選選舉的日期盡量提早的做法，以便使本州的預選有助於給總統提名競選製造決定性勢頭，進而對最終政黨提名總統候選人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領先者(Front-runner) — 在競選或提名過程中被認為呼聲最高或最有希望當選的候選人。

硬錢/軟錢(Hard money/soft money) — 分別代表受聯邦競選財務法約束和不受聯邦競選財務法約束的競選資金。硬錢受法律規定的約束，可用於對競選結果有影響的活動，也就是為具體候選人作宣傳。軟錢指不在法律管轄內的資金，

只可被用於不對聯邦競選產生影響的活動——如動員選民登記、政黨建設、行政費用——以及用於州和地方選舉中。

賽馬(Horse race) — 以人們觀看體育比賽時的激動情緒比喻競選活動。這個詞也指媒體對選情的報導，即往往側重候選人在民意測驗中所處的位置——好像他們是場上的賽馬——而不是候選人在競選議題上的立足點。

中期選舉(Midterm election) — 在總統四年任期中間(即接近第二年結束時)進行的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選舉。其結果經常被視為是對總統前兩年政績的全民公決。中期選舉改選參議院部份席位和眾議院全部席位，同時也改選州和地方政府的許多官員。

負面廣告(Negative ads) — 為爭取選民投自己的票而打出的攻擊競選對手人格或從政表現的宣傳廣告，目的在於醜化對方。

政綱(Platform) — 在美國總統選舉政治中，指政黨表達其原則和目標的正式書面聲明，起草於總統候選人提名程式的尾聲。近年來，由於電視越來越注重候選人的個性及其顯現給人們的領導才能，政綱的重要性逐漸消失。

簡單多數(Plurality) — 確定選舉獲勝者的方式之一。簡單多數票指的是，一個候選人獲得的選票票數多於其他候選人、但往往沒有超過總票數的二分之一。換句話說，如果一位候選人贏得 30% 的選票，另一位候選人也贏得 30% 選票，第三位候選人贏得 40% 選票，那麼，第三位候選人就贏得了簡單多數票，成為獲勝者。

預選選舉(Primary election) — 遴選參加某一公職競選的政黨候選人的選舉。政府各級的選舉都可以有預選，包括地方上的市長選舉，選區內的國會眾議員選舉，全州範圍的州長或國會參議員選舉，以及總統大選。在"不公開的"("closed ")預選選舉中，只有本黨的註冊黨員可以投票。在"公開的"("open")預選選舉中，作為合格選民的一個政黨的人可以參加另一個政黨的預選投票(這些人被稱為"cross-over" voters，即"跨黨"投票人)。總統預選選舉在州一級舉行，以顯示各州選民希望讓誰成為政黨總統候選人。按照各州自己的法律，有些州的

選民直接投票推選他們屬意的候選人，有些州的選民則把票投給"保證"在黨的提名代表大會上支援某一候選人的代表。那些安排在競選進程早期舉行的州預選，有時會帶來始料未及的結果，使原來呼聲甚高的競選人失去勢頭，而本來知名度不那麼高的競選人實力激增。預選選舉是與"預選會議"不同的一種預選方式。

逆反票(Protest vote) — 明知沒有得勝希望、但仍然投給第三黨或某個小黨的票，目的是表達對兩個主要政黨的候選人的不滿。

選區重劃(Redistricting) — 重新劃分國會選區的地理界線(國會選區指各州內由聯邦眾議員代表的選區)。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力爭把握州政府重新劃分選區的法律和政治機制——通常是通過對州議會的控制，因為在因人口變遷而需要對選區界線做出調整時，控制州立法機制的政黨能夠通過重新劃分選區來加強自己的得票實力。

區域化(Regionalization) — 全美 50 個州形成非正式的六個區域。在總統預選過程中，區域化是指一個區域內的幾個州把預選都安排在同一天舉行，從而可以最大程度地發揮本地區對選舉進程的影響。

單一席位選區(Single-member district) — 這是美國現行的聯邦和州議員的產生辦法，即每個選區有一個議員名額，競選中獲簡單多數票的候選人當選。單一席位選區制意味著，在一個選區只能有一個政黨獲勝。與此相對的是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system)。比例代表制的選區範圍相對大得多，每個選區有數名議員代表，並且是在同一次選舉中按各政黨的得票比例產生。

話語片段(Sound bite) — 在廣播和電視新聞中反復播放的某個候選人說過的有代表性的只言片語。

抬轎人/抬轎子(Spin doctor/spin) — 由競選班子僱用的媒體顧問或政治顧問，專門用來確保候選人在任何場合下都得到最佳宣傳報導。例如，在兩位總統候選人辯論結束後，雙方的"抬轎人"都同新聞界聯繫，向記者指出他們的候選

人在辯論中的優勢，要讓新聞界，進而要讓公眾相信，他們的候選人是這場辯論的勝利者。這種媒體顧問的鼓吹做法被稱為"抬轎子"。

第三黨(Third party) — 除共和黨和民主黨這兩個主導美國二十世紀政治生活的政黨以外的任何其他政黨。

選票分散(Ticket splitting) — 在同一場選舉中，把選票投給不同的政黨。例如，把票投給投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和共和黨的參議員候選人。這種不把選票完全投給一個政黨的候選人的做法被稱為"分散"選票。

社民會議(Town meeting) — 民選官員或競選公職的候選人與一批地方群眾舉行的氣氛平等的非正式會議，與會者可以向官員或候選人直接提問。

跟蹤調查(Tracking survey) — 使候選人能夠在競選過程中隨時了解選民情緒變化的一種民意調查方式。調查人在第一次調查中，連續三天晚上向人數相同的選民提問，例如每晚 400 人，三晚共 1200 人。在第四天晚上，調查人再向另外 400 人提問，並將他們的回答輸入資料庫，同時解除第一晚的調查結果。如此循序不斷，始終保持最近三天來 1200 人的反應。經過一段時間，選舉班子可以對調查的全部資訊進行分析，觀察某些事件對選民態度產生的影響。

文獻目錄及網址

(BIBLIOGRAPHY AND WEB SITES)

書目

- Abramson, Paul R., John Aldrich, and David Rohd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2000 + 2002 Elections. CQ Press, 2003, 400pp.
- Bibby, John F.
Two Parties - Or More?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2d. edition. CQ Press, 2002, 168 pp.

- Brinkley, Alan, ed. and Davis Dyer, ed.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Houghton Mifflin, 2000, 368 pp.
- Coleman, Kevin J., Joseph E. Cantor and Thomas H. Neal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rime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0, 53pp.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2616.pdf>
- Flanigan, William H. and Nancy Zingale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10th edition. CQ Press, 2002, 220 pp.
- Goldstein, Michael L.
Guide to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CQ Press, 2003, 140 pp.
- Gregg, Gary L., ed.
Securing Democracy: Why We Have an Electoral College. ISI Books, 2001, 197 pp.
- Maisel, L. Sandy
The Parties Respond: Changes in American Parties and Campaigns. 4th edition. Westview Press, 2002, 400 pp.
- Moore, John Leo
Elections A-Z. 2d edition. CQ Press, 2003, 614 pp.
- Polsby, Nelson W. and Aaron Wildavsky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of American Politics. 10th edition. Chatham House, 2000, 352 pp.
- Thomas, Norman G. and Joseph A. Pika
"Election Politics" in The Politics of the Presidency. 5th edition. CQ Press, 2001, 510 pp.
- Thompson, Dennis
Just Elec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240 pp.

- Traugott, Michael and Paul J. Lavrakas
Election Polls, the News Media & Democracy.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368pp.
- Traugott, Michael and Paul J. Lavrakas
The Voter's Guide To Election Polls. 2nd edition.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192pp.
- Wayne, Stephen J.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2004. 7th edition. Wadsworth Publishers, 2003, 336 pp.
- Zogby, John
Decision 2002: Why the Republicans Gained. Zogby International, 2003, 234pp.

網址

-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http://www.opensecrets.org/home>
- 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oman and Politics
<http://www.rci.rutgers.edu/~cawp>
- Center for Voting and Democracy
<http://www.fairvote.org/>
-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http://gspm.org/csae>
-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http://democrats.org/index.html>
- Federal & State Election Resources
<http://www.llrx.com/columns/roundup25.htm>
- League of Women Voters
<http://www.lwv.org>

- Politics1 – Presidency2004
<http://www.politics1.com/p2004.htm>
- Project Vote Smart
<http://www.vote-smart.org>
-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http://rnc.org>
- U.S.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http://www.fec.gov>

文章

- Brooks, David. "One nation, slightly divisible," *Atlantic Monthly*, Dec. 2001, pp. 53–65.
<http://www.theatlantic.com/issues/2001/12/brooks.htm>
- Benenson, Bob. "Special Report, Election 2004," *CQ Weekly*, August 9, 2003, pp. 2010–2014.
- Cantor, Joseph E. "Campaign Financing."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2. 14pp.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0708.pdf>
- Cook, Charles E. "Sweep or split",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3, pp. 213–220
http://www.twq.com/03autumn/docs/03autumn_cook.pdf
- Dunham, Richard S. "Election '04: Off and Running; With the Presidential primary season now getting into full gear, here are four dynamics that will determine Bush's re-election. (WASHINGTON WATCH)" Business Week Online, Sept 2, 2003.
http://www.businessweek.com/bwdaily/dnflash/sep2003/nf2003092_1665_db015.htm
- Faucheux, Ron. "Early Senate handicapping for '04. (On the Record). (Elections United States)", *Campaigns & Elections*, April 2003, p7.

- "Taking Aim At 2004: Can Bush win a second term running on a platform of tanks and tax cuts? An inside look at the campaign playbook. (Nation)" *Time*, May 5, 2003, pp. 32.